

高爾基戲劇集

仇

敵



譯者 李健吾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ECNULI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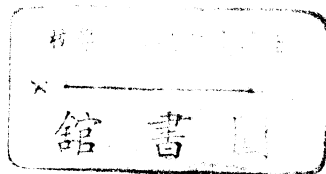
10009815802052

高爾基戲劇集

敵

仇

李健吾譯



上海出版公司

111115

演出或改編須經譯者同意。

馬里劇院演出



仇

敵

缺 页

## 人物

雅哈耳·伊萬諾維奇·巴爾秦 四十五歲。

波莉娜·德米特里耶芙娜 他的太太，四十歲上下。

雅考夫·伊萬諾維奇·巴爾秦 四十歲。

塔傑雅娜 他的太太，二十八歲，一位女演員。

娜嘉 波莉娜的內姪女，十八歲。

撒切涅高夫 一位退休的將軍，巴爾秦的叔叔。

米哈·瓦西里耶羅奇·史克羅包陶夫 四十歲，一位商人，巴爾秦的同夥。

克萊奧巴塔·彼特羅芙娜 他的太太，三十歲。

尼考萊·史克羅包陶夫 他的兄弟，三十五歲，檢查官。

辛曹夫 一個書記。

波勞吉 一個書記。

康 一個老兵。

格賴考夫 工人。

列夫深 工人。

雅高秦 工人。

賴雅布曹夫 工人。

阿基莫夫 工人。

阿格辣芬娜 女管家。

包包耶道夫 警局一位隊長。

克瓦奇 一位班長。

一位連長

警官

警衛

若干憲兵，兵士，工人，書記，僕人。



第一幕

缺 页

一座花園，滿是高大古老的菩提樹。花園深處立着一個軍用的白帳篷。右手，樹底下，一條寬寬的土凳子，當前一張桌子。左手，菩提樹底下，一張擺好了早點的長桌子。一個小茶爐在沸騰。圍着這張桌子是好幾張柳條椅子。

阿格辣芬娜在煮咖啡。康站在一棵樹底下，吸着煙斗，和波勞吉談話。

波勞吉（一邊談話，一邊做出可笑的手勢）當然，你的話對——我是一個小人物，我的生命是一個

無足輕重的生命。可是每一條黃瓜都是我親手條理大的，問也不問我就來偷呀，我不答應。

康（悻悻然）沒人要你答應。

波勞吉（手捺着他的心）然而，聽我講！假如你的產業叫人搶了，難道你沒權利請求法律保護？

康請好了。今天偷的是你的黃瓜，明兒偷的就許是你的腦袋瓜子。這就是你的法律！

波勞吉我必須聲明一句，聽這種意見，不但奇怪，簡直危險。你當過兵，得過望·葉高爾勳章，說起話來，怎麼可以小看法律？

康天下就沒什麼法律不法律。有也就是命令。向左轉——開步走！你就走。人家喊：立正！你就立正。阿格辣芬娜，康，你不好在這兒抽你那種粗煙絲。葉子聞到了也要鑿鑿的。

波勞吉 假如他們偷了饑餓，我可以原諒他們，那我倒懂啦。饑餓可以解釋許多事情。你不妨說人幹壞事就為滿足饑餓。一個人要吃東西，那麼，當然——

康 天使不吃東西，可是撒旦照樣兒反抗上帝。

波勞吉 (歡然) 對呀，這類事我就叫做搗亂——

(雅考夫·巴耳秦進來。他低聲說話，神氣像在細聽自己講話。波勞吉對他鞠躬。康衝他隨隨便便行了一個軍禮。)

雅考夫 喂。你在幹什麼？

波勞吉 我對雅哈耳·伊萬諾維奇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阿格辣芬娜 他告狀來的。昨兒晚晌，廠裏有人偷了他的黃瓜。

雅考夫 有這種事。這得告訴家兄。

波勞吉 對呀。所以我去見他。

康 (吵架的聲調) 你什麼地方也沒去——你儘站在這兒嗚啞。

波勞吉 我想我沒礙着你什麼罷。假如你是在看報紙呀什麼的，那當然嘍，你可以說我在攪你。

雅考夫 康，過來。

康（走向雅考夫）波勞吉，你是一個小氣鬼，一個貪小的師爺。

波勞吉 你犯不上說這種話。人生舌頭是爲訴苦的。

阿格辣芬娜 住口罷，波勞吉——你呀，不像一個人，倒像一隻蚊子。

雅考夫（向康）他在這兒幹什麼？他爲什麼一死兒不走？

波勞吉（向阿格辣芬娜）既然我的話吵你的耳朵，沒打動你的心，我就不作聲好了。

（他順着一條小路走動，閒散的樣子，走來走去，伸出手去摸摸樹。

雅考夫（不好意思）好，康，我好像又——得罪人啦，昨兒晚晌？

康 可不。我怕你是得罪人啦。

雅考夫（走動）噫！真怪。康，爲什麼我喝醉了酒就常常要得罪人？

康 人是這樣子。有時候，一個人喝醉了酒，要比清醒的時候好，勇氣也多啦。他什麼人也不怕，就是自己也不怎麼放鬆。我們隊裏有一位長官。清醒的時候，他打野食，播是非，喜歡用拳頭。可是他一喝醉了呀，他就哭得來像個小娃娃。弟兄們，他講，我跟你們一樣，也是一個人——唾我的臉，弟兄們。

於是真就有人唾他。

雅考夫 昨兒我跟誰說話來的？

康 那位檢查官。你告訴他，他是一個木頭腦。你還告訴他，經理太太有一堆愛人。

雅考夫 想想看！這管我什麼事？

康 我不知道。你還——

雅考夫 好，康，這就夠啦。你再說下去的話，我會以為我對人人講髒話來的。是呀，全是溼得咯，（這個該死的東西！）（他走向桌子，盯住酒瓶子，然後斟滿一杯溼得咯，啜着。阿格辣芬娜用眼角看着他，嘆氣）

你有點兒替我難受，不是嗎？

阿格辣芬娜 是呀，非常難受。你跟人人都是直來直往的，不像一個主子。

雅考夫 康現在就不替人難受。他也就是發發議論。要一個人動腦筋呀，你得一個勁兒地欺負他，對不對，康？（聽見將軍在帳篷裏面呼喚：「嗨，康！」）我猜你一輩子受氣受够了——所以你才十分聰明？

康（走開）我的眼睛一遇到將軍，我就變成傻瓜。

〔將軍走出帳篷。〕

● 溼得咯：俄國人最愛飲的麥酒。

將軍 康！到河那兒去才好！

（他們消失了。）

雅考夫 （坐下，在一張椅子裏面搖來搖去） 我太太還在睡覺？

阿格辣芬娜 不，起來啦。她已經游過水啦。

雅考夫 那麼，你可憐我！

阿格辣芬娜 你應當幫自己醫醫。

雅考夫 好，給我來一滴高雅克。①

阿格辣芬娜 雅考夫·伊萬諾維奇，你還是不喝的好。

雅考夫 幹麼不喝？不給我酒喝，不見得就幫得了我。

（阿格辣芬娜嘆了一口氣，給雅考夫倒了一大杯高雅克。米哈·史克羅包陶夫進來，忽忽忙

忙。他受到刺激，揪着他的黑尖鬍鬚，手裏捏着他的帽子玩。

米哈 雅哈耳·伊萬諾維奇起來了沒有？還沒有？自然嘍。給我——你有冷牛奶嗎？謝謝。早安，雅考夫

① 高雅克：法國白蘭地酒，逐漸成了通稱。

• 伊萬諾維奇。你聽見新聞了沒有？那些渾賬東西要我辭退監工狄奇考夫，我不辭，他們就拿不幹活兒要脅——鬼抓了他們去！

雅考夫 那，就把他辭掉好啦。

米哈 那倒簡單，可是你看，問題不在這個。要緊的是，讓步等於放縱他們。今天他們要求辭退監工，明天爲了滿足他們，我自己就得上弔。

雅考夫（柔和地）你以爲他們等到明天才要求這個？

米哈 你以爲這好玩兒！你去調理調理這些倔強的先生們看——近一千多人——各色人等糾纏他們，你哥哥和他的自由論調，還有那些賊骨頭在散傳單，他們的頭已經變了樣兒嘍。（看一眼他的錶）快十點鐘啦，他們說下了的，用過午飯就鬧笑話給我們看。是的，雅考夫·伊萬諾維奇，我不在廠的期間，你那位好哥哥把我們的廠搞了個稀糟——他缺乏堅定，工人全跋扈——

〔右邊進來辛曹夫。看樣子他有三十。他的面貌顯出一種平靜和吸人的神情。〕

辛曹夫 米哈·瓦西里耶維奇！工人代表已經到了辦公室。他們要求見東家。

米哈 要求告訴他們地獄裏去！

〔波莉娜從左邊進來。〕



波莉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原諒我。

波莉娜（和悅地）你一來就罵人。這回又爲了什麼？

米哈 爲了那個『普羅列塔亞。』他們『要求。』從前，他們低頭下氣『請求。』

波莉娜 你待人一點兒也不放鬆。

米哈（伸出兩手做了一個沒用的姿勢）聽聽看！

辛曹夫 我對代表們說些什麼？

米哈 讓他們等着。你去好啦。

〔辛曹夫不急不忙地走出。〕

波莉娜 那個書記有一張動人的臉。他在這兒有多久？

米哈 我想，大概一年罷。

波莉娜 他給人的印象，受過教育。他是什麼樣兒人？

米哈（聳聳肩）他一個月賺四十盧布。（看一眼他的錶，嘆一口氣，向四外望，注意到樹底下的波勞吉）

● 普羅列塔亞：無產階級。

你在這兒幹什麼？是看我來的？

波勞吉 不是的，米哈·瓦西里耶維奇，我等看見雅哈耳、伊萬諾維奇。

米哈 幹什麼？

波勞吉 爲了產權侵犯。

米哈 （向波莉娜） 這位——我來介紹——又是一個我們僱用的新人——一心就好園裏種點

兒青菜。他堅決認定，世上樣樣兒東西創造下來，唯一目的就爲侵犯他的利益。樣樣兒東西和他

爲難——太陽，英國，新機器，蛤蟆——

波勞吉 （微笑） 蛤蟆一叫喚，允許我說，人人聽了討厭。

米哈 回辦公室去！一來就丟下工作來告狀，這叫什麼習慣？我可不喜歡這個。趕快給我走罷。

〔波勞吉鞠躬，走開。波莉娜，微笑着，用她的長柄望遠鏡打量他。〕

波莉娜 你真嚴厲，他這種人也真有意思。我覺得，人在俄國，比在別的國家花樣兒多。

米哈 說歪心眼兒多，我就跟你同意了。我管理人管理了十五年。那些書記作家們所描繪的高貴的

俄羅斯人，是什麼樣兒我才清楚。

波莉娜 書記？

米哈 當然。所有你那些切耳尼設夫司基們，道布羅雷由包夫們，日拉陶夫辣磁基們，由斯潘司基們。

〔看他的錶〕 雅哈耳·伊萬諾維奇怎麼這半天還不見來？

波莉娜 你知道他在幹什麼？他同令弟在接着下完昨兒晚晌那盤棋。

米哈 有這種事！可是那邊，他們計劃用過午飯就停工！相信我，俄羅斯永遠好不出來。這是事實。一塊無法無天的土地！天生就厭惡工作，完全沒有能力維持治安。一點點也不尊敬法律。

波莉娜 不過這也是自然的。在一個沒有法律的國家，人怎麼能够尊敬法律？單你我說說看，我們的

政府——

〔阿格辣芬娜走出。〕

米哈 那，當然。我不幫誰辯護。包括政府在內。就拿安格勞·薩克遜●來看罷。

〔雅哈耳·巴耳秦和尼考萊·史克羅包陶夫閒閒而來。〕

想建築一個國家，沒比這更好的材料。英國人站在法律前面，就像馬戲班子一匹有馴練的馬。骨子裏頭，肌肉裏頭，他對法律就有感覺。——早安，雅哈耳·伊萬諾維奇，好，尼考萊。讓我報告你知道

●安格勞·薩克遜：英國人種。英國人以守法知名。

這你對工人寬大政策的最近的結果：他們要求立即辭退狄奇考夫，不然的話，用過午飯他們就停工。好，你也喜歡這個？

雅哈耳（撓撓他的額頭）我？——嗯——狄奇考夫愛動拳頭愛跟女孩子們搗亂的那個傢伙？當然，我們必須辭退狄奇考夫。那也只有公道。

米哈（奮然）行啦，我所尊敬的合夥人，我們要鄭重其事。我們在討論事務，不是討論公道。公道是尼考萊的差事。我不妨再說一遍——你所理解的公道，對事務只有壞處。

雅哈耳 對不住，你的話似是而非。

波莉娜 整整一早晨當着我的面討論事務，也真是的！

米哈 一千個饒恕，可是我還要繼續下去。這次談話我認為有決定性。在我請假出門以前，我抓牢這個廠，就像這個——（露出一個握緊的拳頭）冒出來叫一聲都沒人敢！所有那些星期的娛樂，讀書會和那類無聊的東西——這些，你知道，對於他們那種人，我一向認為沒用。理知的火就點不着俄羅斯的生硬的腦髓，知識的火花落到上頭——反而悶住了，也就是冒煙。

尼考萊 說話應當平心靜氣才是。

米哈（簡直不能控制自己）謝謝你的勸告。很有道理，不幸，我辦不到。我用了八年工夫辛辛苦苦

建立的堅固機構，雅哈耳·伊萬諾維奇，僅僅六個月，就讓你對工人的態度給搞鬆了，搖動了。大家尊敬我，把我看做主子。現在，人人清楚，公司有兩個主子，一個和氣，一個惡毒。和氣的主子，當然嘍，你是那個和氣的。

雅哈耳（窘迫）可也，真的——你講話何必氣成這樣子？

波莉娜 米哈·瓦西里耶維奇，你的話很怪氣。

米哈 我這樣講，我有理由。我讓你擺到一種愚蠢的地位。前次我告訴工人，我寧可關廠，也不辭退狄奇考夫。他們明白我這人說到做到，也就靜下來了。上星期五，雅哈耳·伊萬諾維奇，你對格賴考夫那小子講，狄奇考夫是一個壞蛋，你打算辭掉他——

雅哈耳（修好地）不過，我親愛的朋友，他打人家的下巴頰子，一來就出亂子，又怎麼辦？你一定同意，我們不能夠允許這種事。我們是歐羅巴人。我們是有文化的人。

米哈 什麼人也好，我們是製造商。每逢假期，工人就打我，我打你——那管我們什麼事？可是你現在必須延緩一下教工人們禮貌。就在眼前，工人代表就在辦公室等你。他們一定要求你辭退狄奇考夫。你說該怎麼辦？

雅哈耳 你以為狄奇考夫真就那麼少不得？

尼考萊（乾澀地）就我所理解的來講，現在成爲問題的不是人，而是原則。

米哈 正是問題在：誰是工廠的主子——你還是工人們？

雅哈耳（崩潰）是呀，我明白。不過——

米哈 假如我們現在接受他們的要求，用不着鬧，就知道他們下一回要求什麼。他們是一羣不要臉的東西。星期日學校還有些別的已經收到效果，那就是六個月以後，他們看着我活像一堆餓狼，他們已經在散傳單。我聞到社會主義的味道。可不，是這樣子。

波莉娜 這樣一個偏僻的地方，會有社會主義！簡直有點兒滑稽，是不是？

米哈 你這樣想？我親愛的波莉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孩子們小的時候都好玩兒，可是，等他們慢慢兒長大了，你就會忽然發見自己面對面當着一羣羽翼豐滿的惡棍。

雅哈耳 你打算怎麼辦？

米哈 關廠。讓他們挨挨餓——他們就冷靜啦。

〔雅考夫站起，走到桌子跟前，斟了一杯酒，慢慢走開。〕

工廠一關門，女人們就干涉了。她們一定哭呀鬧的，女人們的眼淚落在一個勁兒做夢的男人身上，效果就跟聞到一陣嗅鹽一樣靈。他們馬上就清醒了。

波莉娜 你的辦法慘忍極了。

米哈 是的，慘忍。生活要求這樣慘忍。

雅哈耳 不過——這樣一個步驟——你看，真有絕對地必要嗎？我覺得——未免有點兒太——

米哈 你有更好的建議？

雅哈耳 假定我去同他們談談，哎？

米哈 當然囉，你接受他們的要求，這樣一來，我的地位就越發困難了。你饒恕我，不過我必須說，你這

樣三心二意對我是一種侮辱！還不說那些壞處。

雅哈耳（情急）不過，我親愛的朋友，我並不反對，我是試着往明白裏想。你知道，我雖是一個實業

家，其實更是一位鄉紳。這一切對我是這種新，這樣複雜。我喜歡看見公道。農民比工人脾氣好，文靜多了——我跟他們很合得來。有些工人還不錯，不過，整個兒來看，我同意你的意見，他們蠻橫得很。

米哈 特別是從你答應下他們種種好處以後。

雅哈耳 不過，你看，你一走開，我就發見工人們有點兒情緒不安——甚至於直在鬧事。也許我做事

不夠小心——不過我必須使他們安靜。報紙上有文章說到我們——很不客氣，我必須說。

米哈（不耐煩）現在十點過了十七分鐘。問題必須解決。結論就是這個：或者我關廠，或者我辭職。假如我們關廠，我們並不遭受損失。我已經採取必要的步驟。緊急的命令準備好了，我們的倉庫也是擰得滿滿的。

雅哈耳 嗯——嗯。我看，現在，問題必須解決。尼考萊·瓦西里耶維奇，你有什麼意見？

尼考萊 我想家兄是對的。我們要想保留文化，我們就得牢牢守定若干原則。

雅哈耳 那就是說，你也以為我們應當關廠？真糟！我親愛的米哈·瓦西里耶維奇，別見我的怪——我回頭就答覆你——十分鐘以內。成啦罷？

米哈 承情。

雅哈耳（急忙向左走去）波莉娜，請跟我來。

波莉娜（隨着她丈夫）上帝真是不愉快極了。

雅哈耳 年月一久，農民對貴族自然而然的就養成一種尊敬的心思。

（他們向左走出。）

米哈（咬牙）懦夫！農民在南方暴動以後，他還說得出這種話！傻瓜！

尼考萊 米哈，放冷靜。你何必一定這樣大發脾氣？



米哈 我的神經受到刺激，粉碎了，難道你不明白？我到廠裏去，看——（從他的衣袋取出一管連響）

他們恨我——都是這個白癡。不過，我不能夠放棄。我要是這樣做，你會頭一個怪我。我們的財產

統統放在這裏頭。我離開的話，這個禿頭傻瓜會把事情全毀了的。

尼考萊（安詳地）假如你沒有過甚其辭的話，的確是糟。

〔辛曹夫出現。〕

辛曹夫 工人要你來見見他們。

米哈 我什麼事？

辛曹夫 他們聽見謠言說，午飯用過就要關廠。

米哈（向他的兄弟）聽見了沒有？可是他們打那兒聽到的？

尼考萊 說不定是雅考夫·伊萬諾維奇告訴他們的。

米哈 媽的！（盯着辛曹夫，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動）可爲什麼單單是你，辛曹夫先生，感到十分關切，

來這兒問——存了什麼心？

辛曹夫 是會計叫我來找你的。

米哈 有你說的你打那兒來的那種皺眉頭的怪習慣，嘴唇抽成個鬼樣子！我可否問一聲，你幹麼這

樣開心？

辛曹夫 我想這是我自己的事。

米哈 我不這麼想。我忠告你將來見了我更有禮貌些。聽見了沒有？（辛曹夫注目看他）啊？你等什麼？

〔塔傑雅娜從右邊進來。〕

塔傑雅娜 噯，經理。你有急事？（高聲向辛曹夫）嗨，馬提外·尼考萊耶維奇！

辛曹夫 （熱誠地）早安。你覺得怎麼樣？不累得慌？

塔傑雅娜 不，我不累。也就是胳膊，搖槳搖疼了。去工作？我陪你走到門口。你知道我想告訴你什麼嗎？

辛曹夫 自然不知道。

塔傑雅娜 （在辛曹夫旁邊走着） 昨兒你說的話，句句都有見地，而且，感情有點兒太重，像是先想

好了的。有些語言，我覺得，感情越少，越好說服人——

〔他們的談話消逝了。〕

米哈 好啊，這就是你的局面！你的僱員，不懂規矩，你才給了他一個沒趣，馬上就當着你的面，沒上沒下，和你合夥人的弟媳婦有說有笑。那位兄弟是個醉鬼，太太是個女戲子。傢活，他們來這兒幹什麼？也就是鬼知道。

尼考萊 一個古怪女人——好看，懂得打扮，同時跟一個窮光蛋打交道。邪行，可是愚蠢。

米哈（嘲弄） 民主呀。她是一個村學究女兒，你知道，她說她對老百姓總有好感——我會跟這些

鄉紳攪在一起，一定是受了鬼支使！

尼考萊 那，我說，也就不就壞到那兒去。你是事務上的頭目。

米哈 將來是。現在還不是。

尼考萊 我覺得把她搞到手，容易。好像非常肉感。

米哈 那位自由主義者什麼地方去啦？上牀啦？不，我告訴你，俄羅斯沒希望搞得好好。人都亂在一起，沒人知道自己的地位，人人溜來溜去，做夢，說話。政府也是一堆半調子組成的——愚蠢，惡毒，什麼也不懂，一無所能。

〔塔傑雅娜重新進來。〕

塔傑雅娜 你做什麼嚷嚷？人人有理兒沒理兒地開始在嚷嚷。

〔阿格辣芬娜進來。〕

阿格辣芬娜 米哈·瓦西里耶維奇，雅哈耳·伊萬諾維奇請你過去。

米哈 可盼着啦。

〔他走出。〕

塔傑雅娜（坐在桌子跟前）他急些什麼？

尼考萊 我看你不會感到興趣的。

塔傑雅娜（安詳地）他讓我想起我從前認識的一位警察。這位警察在考司特羅馬我們的戲園

子站崗——又長又瘦，眼睛臟着像龍睛魚。

尼考萊 我看不出他同家兄那兒像來。

塔傑雅娜 我說的不是身體相似。這位警察也總是急急忙忙的。他不走路，他跑路；他不吸煙，他吞香煙；他就像不是活着，僅僅是跳來躡去，翻跟頭，衝倒什麼地方去——什麼地方，他不清楚。

尼考萊 你以為他真不知道？

塔傑雅娜 我敢說他不知道。一個人有一個明顯的目標，一定安安靜靜走了過去。可是那位先生只會趕，還是一種特殊的趕。有東西在內裏打着他，於是他跑呀跑的，撞進人人的道路，連自己的道路也算在裏頭。他不貪利，——不是那種窄狹的意義。他也就是貪着做完他該做的事，盡量往快裏趕，為了解除全部責任——受賄賂的責任也在內。他不接受賄賂——他順手一抓。謝也忘記謝你一聲。終久馬跑過他的身子，把他踩死了。

尼考萊 你想暗示家兄的力量沒有目的？

塔傑雅娜 我暗示來的？我沒那個意思。我不過在說，令兄讓我想起那位警察。

尼考萊 我敢說，可也不就怎麼恭維家兄。

塔傑雅娜 我沒心思拿話恭維他。

尼考萊 你單有一套賣弄風情的路數。

塔傑雅娜 真的？

尼考萊 是的，不過也不怎麼快活。

塔傑雅娜 (安詳地) 難道會有女人跟你在一起快活？

尼考萊 嚙！

(波莉娜進來。)

波莉娜 今兒樣樣兒都像不對岔兒。沒人來用早點，人人碰一碰就光火兒，好像大家全沒睡够。娜嘉一清早兒就跟克萊奧巴塔·彼特羅芙娜到樹林子拾蕪菇——昨兒我還叫她不要去。天呀！

下去越來越難。

塔傑雅娜 你吃得太多。

波莉娜 塔妮雅，幹麼這種口氣？你對人的態度簡直反常。

塔傑雅娜 真的？

波莉娜 你沒事，又沒責任，那是容易安靜。可是上千的人吃飯靠你——就不好玩兒啦。

塔傑雅娜 別餓他們，他們要怎麼樣過活，由他們去好啦。拿東西全給他們——工廠，土地——就不

發愁了。

尼考萊 （燃起一枝香煙） 這是那齣戲裏的？

波莉娜 塔妮雅，你幹麼講這種怪話？我不明白你。你應當看看雅哈耳心有多亂。我們決定把工廠關

一陣子——等工人靜了下來再開。可是你想想看，這多要人命！成千成百的人無工可作。全有兒

女——才叫怕人！

塔傑雅娜 既然這樣怕人，就別關廠！何必自討苦吃？

波莉娜 噯，塔妮雅！你煩死我啦！假如我們不關，工人就要罷工，那就更糟啦。

塔傑雅娜 怎麼個糟法？

波莉娜 樣樣兒糟。我們當然不能夠接受他們所有的要求。再說，那也不就是他們要求，完全是社會

主義者們教的，要他們嚷嚷什麼，他們嚷嚷什麼。（帶着感情） 我不懂這個！在外國，社會主義有

地位，領袖們公開活動。可是到了俄羅斯，把工人們拉到街犄角，悄悄耳語，好像就不明白牠在一個君主國家不相宜。我們需要憲法，可不是社會主義。尼考萊·瓦西里耶維奇，你是什麼意見？

尼考萊（乾笑了一聲）我的看法有點兒不同。社會主義是一種非常危險的現象。一個國家缺乏獨立的，或者，譬方說，種族的哲學，一個樣樣兒事搶着跑着來的國家，外國東西馬上就生了根。我們走極端。這是我們的弱點。

波莉娜 對極啦！我們走極端。

塔傑雅娜（站起）特別是你同你丈夫。還有檢查官。

波莉娜 塔妮雅，你知道什麼！在我們本省，人家把雅哈耳當做赤色份子。

塔傑雅娜（走上走下）我想，他變成赤色份子也就是由於害臊，也不見得常常是。

波莉娜 塔妮雅！你是怎麼的啦？

塔傑雅娜 怎麼，我說話得罪人啦？我就不知道。我覺得你的生活就跟業餘演出一樣。角色沒分配好，

演員沒天才，演技糟不可言。戲是一點兒意思也沒。

尼考萊 你這話有點兒道理。人人抱怨，戲膩透了。

塔傑雅娜 可不，我們拿戲糟蹋啦。我覺得，外行和內行開始在瞭解這個。有一天他們會把我們從戲

臺子上趕下來的。

〔將軍和康進來。〕

尼考萊 你沒把話講得有點兒過分？

將軍 (呼喚) 波莉娜！給將軍來點兒牛奶！喝，喝！冷牛奶。(向尼考萊) 嗨，法律的老棺材！我可愛的

姪媳婦兒，你的手！康，回答你的功課：一個兵是什麼？

康 (口氣厭厭的) 老爺，長官要他是什麼他是什麼。

將軍 一個兵可以變成一條魚嗎？

康 一個兵必須什麼也成。

塔傑雅娜 親愛的叔父，這場戲您咋兒演給我們看來的。難道我們天天兒得看？

波莉娜 (嘆氣) 天天兒在他游泳以後。

將軍 是呀，天天兒。而且永遠有點兒不同。這個老丑兒得想透問題，親自回答。

塔傑雅娜 康，你覺得這好玩兒嗎？

康 老爺覺得好玩兒。

塔傑雅娜 你呢？



將軍 他也喜歡。

康 我跑馬戲嫌老了點兒，不過，要吃飯嘛，你得受着。

將軍 你這滑頭老壞蛋！向前看開步走！

塔傑雅娜 老拿這個老頭子開心，您也不嫌膩得慌？

將軍 我也是一個老頭子。可我對你就發膩。一位女演員一定好玩兒，可你就不。

波莉娜 您知道，叔父——

將軍 我什麼也不知道。

波莉娜 我們要關廠。

將軍 什麼？好極啦！不拉笛子！大清早兒，你睡得正香——忽然鳴——鳴——鳴——鳴——鳴！關了牠！

〔米哈快步進來。〕

米哈 尼考萊，過來一下子。（旁白）好，關廠。不過，我們得防備任何意外——打一通電報給副總督；

簡簡單單說說這邊的情形，請派兵來。署我的名子。

尼考萊 他也是我的朋友。

米哈 我去打發這些代表見鬼去！別同任何人講起電報的事。需要的時候，我自己宣布。明白了罷？

尼考萊 明白。

米哈 人一得心應手，就覺得痛快。我歲數比你大，不過精神比你旺——你不覺得？

尼考萊 那不叫年輕。我看也就是神經作用。

米哈 好罷，我叫你看看是不是神經作用。你就看見的！

〔走出，笑着。〕

波莉娜 尼考萊·瓦西里耶維奇，他們決定啦？

尼考萊 (走開) 我想是罷。

波莉娜 上帝！

將軍 他們決定什麼？

波莉娜 關廠。

將軍 嚟，這個——康！

康 有。

將軍 把釣魚傢伙放在船裏頭。

康 已經放好啦。

將軍 我寧可跟魚尋尋樂子。比待在這兒受人氣好多了。(笑) 妙罷什麼?

(娜嘉跑進來。)

啊，我好看的蝴蝶兒！怎麼的啦？

娜嘉 (快樂地) 想不到的一件事！(她轉開了，呼喚克萊奧巴塔和格賴考夫，他們就隨在後面) 來呀，

請格賴考夫！別放他走，克萊奧巴塔·彼特羅芙娜！姨姨，我們走出樹林子，忽然鑽出三個喝醉了

酒的工人——

波莉娜 哎呀！我一直對你講——

克萊奧巴塔 你們就想不出有多厭惡！

娜嘉 幹嘛厭惡好玩兒極了！姨姨，三個工人微笑着說：『我們親愛的夫人們！』

克萊奧巴塔 我一定要叫我丈夫把他們砍掉。

格賴考夫 (微笑) 爲什麼？

將軍 (向娜嘉) 他是誰——這個掃煙筒的？

娜嘉 爺爺，是他救我們的，您看不出來？

將軍 我看不出來。

克萊奧巴塔（向娜嘉）照你那個說法兒，就沒人能够懂。

娜嘉 我也就是照原來那個樣兒。

波莉娜 可是，娜嘉，我就聽不出個頭緒來。

娜嘉 那是因爲您一直在打斷我的話！——他們來到我們跟前，說：『夫人們，幹麼不跟我們一起唱

唱歌？』

波莉娜 天呀！也忒渾賬！

娜嘉 才不。『我們聽說，』他們說，『你們唱得很好。當然，我們有點兒醉，不過我們一喝醉酒，就特別好。』這是真的，姨姨。他們一喝醉酒，看上去，就不像平時那種氣忿忿的模樣。

克萊奧巴塔 幸而我們遇到這位年輕人——

娜嘉 我比你講得好！克萊奧巴塔·彼特羅芙娜眼看就要罵他們——根本你沒必要，真是沒有必要——於是，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又高又瘦——

克萊奧巴塔（恐嚇地）我知道他是誰！

娜嘉 抓住她的胳膊，用一種非常憂鬱的聲音說：『你是一位有教養的美人兒。看你就是一種快樂。可你罵我們。難道我們真得罪你來的？』他講得很好，完全是心裏的話。可是另一個人，一肚子怨

氣，對頭一個人講：『跟她們講個煞子，倒像她們能懂！她們不是人，他們是野獸。』那就是我們——野獸。她跟我。

〔她笑了。〕

塔傑雅娜（諷刺地）你像喜歡這個頭銜。

波莉娜 我對你說什麼來的，娜嘉？你要是再到處亂跑呀——

格賴考夫（向娜嘉）我好走了罷？

娜嘉 嘍，別走。請停停。你喝茶嗎？牛奶？好罷？

〔將軍笑了。克萊奧巴塔聳肩膀。塔傑雅娜看着格賴考夫，靜靜地哼着什麼歌兒。波莉娜低下

頭，拿一條手巾仔細揩乾調匙。

格賴考夫（微笑）不啦，謝謝你，我不用。

娜嘉（勸他）請，用不着害羞。——他們全是好人，真的。

波莉娜（抗議）嘍，娜嘉！

娜嘉（向格賴考夫）別走。我還沒講完哪。

克萊奧巴塔（不開心）總之，這個年輕人來得正巧，勸他的醉鬼朋友好好兒離開我們。我請他送

我們到家。如此而已。

娜嘉 噯，看你那個說法兒！要是都像這樣子呀——我們全膩死啦。

將軍 好，現在，我們怎麼着？

娜嘉 （向格賴考夫）請坐！姨姨，您爲什麼不請他坐呀？你們幹嘛都這麼陰沉沉的？

波莉娜 （在她坐着的地方，向格賴考夫）我謝謝你，年輕人。

格賴考夫 不值得。

波莉娜 （更乾澀了）保護年輕的婦女，你太好啦。

格賴考夫 （安詳地）她們不需要保護。沒人傷害她們。

娜嘉 噯，姨姨！您怎麼這樣說話兒呀？

波莉娜 我沒請你教我。

娜嘉 不過您不明白——當時就沒人保護我們。他僅僅對他們說：『離開她們，朋友們，這不頂好。』

他們看見他，非常高興，嚷着：『格賴考夫，跟我們來呀，你是一個聰明人！』真的，姨姨，他聰明——  
你必須原諒我，格賴考夫，不過，真是這樣子。

格賴考夫 （微笑）你把我攔到一個困難地位。

娜嘉 真的？我可沒這意思！不是我，格賴考夫，是他們這樣說的。

波莉娜 娜嘉！你知道我不慣你這種興高彩烈的樣子。你那樣子也就是可笑。够數兒啦！

娜嘉 （受了刺激） 那麼，笑呀！你們幹麼全坐在那兒像貓頭鷹笑呀！

克萊奧巴塔 多無謂的小事，娜嘉也有本領編成有聲有色的故事。現在特別合適，當着一個生人，你們看見的，人家正在笑她。

娜嘉 （向格賴考夫） 你在笑我嗎？爲什麼？

格賴考夫 （率直地） 我沒笑你。我在讚美你。

波莉娜 （不知所措） 什麼？叔父——

克萊奧巴塔 （乾笑一聲） 看你！

將軍 好，够囉！好事拉長了，人要膩胃的。這兒，年輕人，拿着這個，走罷。

格賴考夫 （轉開） 謝謝——不需要。

娜嘉 （用手遮住臉） 嚶，你們怎麼這樣子！

將軍 （止住格賴考夫） 等一下！這是十盧布！

格賴考夫 （安詳地） 好，做什麼？

〔有一分鐘人人不言語。〕

將軍（窘迫）哎——可——你是什麼東西？

格賴考夫 做工的。

將軍 鐵匠？

格賴考夫 裝配。

將軍（嚴厲地）反正一樣。你爲什麼不拿這份兒錢，哎？

格賴考夫 因爲我不需要。

將軍（激憤地）我呀，把這叫做無聊。你需要什麼？

格賴考夫 什麼也不需要。

將軍 也許你想跟這位年輕小姐求婚？

〔他笑着——人人顯得窘迫。〕

娜嘉 嚙——您在說些什麼呀！

波莉娜 叔父，請——

格賴考夫（向將軍，安詳地）你多大年紀？



將軍（未免一驚）什麼我——多大年紀？

格賴考夫（同樣聲調）你多大年紀？

將軍（向四圍張望）這是什麼意思六十一——怎麼樣？

格賴考夫（走開）活到這個歲數，應該更懂事啦。

將軍 什麼？——應該更懂事？——我？

娜嘉（追趕格賴考夫）請——請別生氣。他是一位老年人。他們全是好人，他們真是！

將軍 什麼鬼東西！

格賴考夫 你用不着難過——這是非常自然的。

娜嘉 這是天熱的緣故——天一熱，大家脾氣就變壞了——我把故事說得那麼糟。

格賴考夫（微笑）不管你怎麼樣對他們講，相信好了，他們不會懂的。

〔兩個人不見了。〕

將軍（不知所措）他居然敢對我說這個——哎？

塔傑雅娜 你不該拿錢給他。

波莉娜 噯，娜嘉！這個娜嘉呀！

克萊奧巴塔 可不得了啦！多驕傲的一個西班牙人！喲！我一定要請我丈夫把他——

將軍 那個小狗？

波莉娜 娜嘉簡直不像話。就這樣兒跟他走。她真把我難過死了！

克萊奧巴塔 你這些社會主義者呀！一天比一天胡鬧——

波莉娜 怎麼會想到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克萊奧巴塔 我看得出來。文質彬彬的工人全是社會主義者。

將軍 我要告訴雅哈耳——今天就拿這小暴發戶給我打工廠攆掉。

塔傑雅娜 工廠關啦。

將軍 沒關係——攆掉！

波莉娜 塔妮雅，去喊娜嘉來。求你啦。告訴她，我氣死啦。

〔塔傑雅娜走出。〕

將軍 渾賬東西！你多大年紀，哎？

● 西班牙人以傲慢著名。並非格賴考夫真是西班牙人。

克萊奧巴塔 那些醉在鬼我們後頭吹口哨子——你們直縱容他們——讀書會呀什麼的。什麼意思？

波莉娜 是呀，是呀，這是真的。想想看，上星期四，我坐車到村子去——忽然就聽見口哨子響！他們甚至於在我後頭吹口哨子！可不，粗野不說，馬會受驚的！

克萊奧巴塔（譴責地）這呀，都得怪雅哈耳·伊萬諾維奇。我丈夫說得好，他和這些人的距離呀，他沒好好兒隔開。

波莉娜 他心腸太軟啦。他想對人人和氣。他相信對人和氣，雙方有利。農民證明這種觀點對。他們租地，到時付田租，事事兒順利。可是這些——

〔塔傑雅娜和娜嘉回來。〕

娜嘉親愛的，你明白這多不應該——

娜嘉（使氣地）不應該的是你們！——你們天一煞，你們就失了理性——你們又病，又惡毒，什麼也不懂！還有您，爺爺，您呀真蠢！

將軍（兜上火來）我蠢再說一回！

娜嘉 您爲什麼要說那個——說什麼向我求婚您不臊得慌？

將軍 臊好，够點兒的啦！這一天活活兒够我受的啦！（走開，大聲嚷着）康！鬼抓了你這批傢伙，你把你的死脚巴鴨子擱到那兒去啦，蠢東西！

娜嘉 還有您，姨姨！——您到外國住過，一來就談政治！——請也不請人家坐下，茶也不端一杯給人家！

波莉娜 （跳起，扔下一把調匙） 真要命！你明白你在說些什麼嗎？

娜嘉 還有你，克萊奧巴塔·彼特羅芙娜！——回來在路上你對他那樣甜蜜，那樣有禮貌！可是我們一到了這兒——

克萊奧巴塔 你要我怎麼着？他對不住，他先得洗洗乾淨。再說，我也沒意思聽你責備！波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你看見了沒有？這就是你所謂的民主，要不就是什麼——人道主義？鬧來鬧去都落到我可憐的丈夫頭上。可是，也會落到你們頭上的，看好啦！

波莉娜 克萊奧巴塔·彼特羅芙娜，我爲娜嘉的行爲向你道歉——  
克萊奧巴塔 那倒不必。問題不全在娜嘉——你們全有不是的地方！

（她走出）

波莉娜 娜嘉，聽我講。你母親臨死要我照管你——

娜嘉 別提我母親！您從來沒說過她一句好話！

波莉娜 (驚) 娜嘉，你病啦？想想你在說什麼。你母親是我妹妹。我比你更清楚她。

娜嘉 (止不住眼睛流下淚來) 您是什麼也不清楚。窮人跟闊人就是兩個世界——我母親窮雖

窮，可是人好——您不可能瞭解窮人。您連塔妮雅姨姨都不瞭解。

波莉娜 娜結日達，你就馬上給我走開罷。立刻！

娜嘉 我走——反正是我對。不是您，是我！

(她走出)

波莉娜 天呀！一個健康結實女孩子，忽然就犯病，一陣子歇斯特里！塔妮雅，原諒我，不過，我看出這裏

頭有你的影響。你是什麼話也對她講，拿她當做一個大人看。你把她帶到傭員堆裏——那些辦

公室書記——那些怪樣兒工人堆裏。你明白，簡直荒唐。甚至於還跟他們去划船。

塔妮雅娜 你先靜靜。你還是喝點兒東西的好。你待那個工人有點兒蠢，沒什麼好說的。你請他坐下

來，他不見得就會坐壞你的椅子。

波莉娜 不對，你錯。沒人好講我對待工人不好。不過，我的親愛的，凡事有個界限！

(雅考夫在後面出現)

塔傑雅娜 還有，隨你怎麼說，我並沒有帶娜嘉到什麼地方去。她是自己去的——我不認為有什麼必要加以干涉。

波莉娜 她自己去！倒像她懂得她去什麼地方！

〔雅考夫慢慢走了過來，微微有些酒意。〕

雅考夫 （坐下）工廠那邊要鬧事。

波莉娜 （受够了苦）噯，雅考夫·伊萬諾維奇，別讓他們鬧！

雅考夫 是的，要鬧——要鬧事的。他們會放火燒掉工廠，連我們也燒到裏頭——像燒兔子。

塔傑雅娜 （厭煩地）你像已經喝了酒來的。

雅考夫 我在這個鐘點兒，總是喝酒。我方才看見克萊奧巴塔——她這人才叫惡毒！不是因為她有

大堆大堆的情人。是因為她胸脯裏頭，有的不是一顆心，而是一條慌憐的老狗。

波莉娜 （站起）天呀！眼看一切走上軌道，忽然就這麼一下子——

〔她開始在花園走動。〕

雅考夫 一條小狗，一身疥瘡，貪吃——坐在那兒，露出牙來。吃到沒可吃的啦——可是還想吃。不知道要什麼東西吃，坐立不寧——

塔傑雅娜 雅考夫，靜着！你哥哥來啦。

雅考夫 我哥哥跟我有什麼相干！塔傑雅娜，我明白你愛我下去是不成功的啦。我難受。就是難受，也

擋不住我愛你的——

塔傑雅娜 你應該冷一下子才是。到河裏泡泡去。

〔雅哈耳進來。〕

雅哈耳 （走攏）他們已經宣布關廠了嗎？

塔傑雅娜 我不知道。

雅考夫 他們沒有宣布，不過工人知道啦。

雅哈耳 怎麼知道的？誰告訴他們的？

雅考夫 是我。我去告訴他們的。

波莉娜 （過來）你爲什麼這樣做？

雅考夫 （聳聳肩）也就是爲了好玩兒。他們覺得有意思。只要他們聽我講話，我就什麼話也告訴

他們。我想，他們喜歡我。看見他們東家的兄弟是一個醉鬼，他們開心。這樣子，他們就想到人是平等的了。

雅哈耳 哼，雅考夫，常去工廠，當然啦，我並不反對。不過，米哈·瓦西里耶維奇說，你跟工人講話，有時候批評廠方的管理。

雅考夫 他說謊。我根本就不懂什麼管不管的。

雅哈耳 他還說，有時候你帶溼得喀去喝。

雅考夫 他說謊。我不帶，我派人去取，不是有時候，是一向這樣子。我要不喝溼得喀，他們對我就不感興趣了，這你還不明白？

雅哈耳 可是，雅考夫，想想看——你是東家的兄弟。

雅考夫 這不是我唯一的缺陷。

雅哈耳 （生氣）好，我不說啦。不說啦。一種敵對的氣氛，我還莫明其妙，就把我圍住了。

波莉娜 真是這樣子。你應當聽聽娜結日達方才講了些什麼話！

〔波勞吉衝進來。〕

波勞吉 讓我——就是方才——就是方才，他們把經理打死啦！

雅哈耳 什麼！

波莉娜 你——你說什麼？



波勞吉 打死他——當場——他倒下去了——

雅哈耳 誰？——誰拿槍打的？

波勞吉 工人們——

波莉娜 捉住了沒有？

雅哈耳 那兒有醫生嗎？

波勞吉 我不知道——

波莉娜 雅考夫·伊萬諾維奇快看！

雅考夫 (擺出一種無濟於事的姿勢) 那兒去？

波莉娜 是怎麼發生的？

波勞吉 經理生了氣——踢一個工人的肚子——

雅考夫 他們到這兒來啦。

(騷亂。米哈·史克羅包陶夫進來，兩旁扶着他的是他的兄弟尼考萊和列夫深，一個有點兒

禿頭的中年工人。他們後面走着幾個書記和工人，和一個警衛。

米哈 (氣力衰竭的樣子) 讓我——讓我躺下。

尼考萊 你看見誰拿槍來的嗎？

米哈 我累——累的不得了。

尼考萊 (堅持) 你注意到誰放的槍？

米哈 你叫我難受——一個紅頭髮人——讓我躺下——一個紅頭髮人——

〔大家把米哈放在土凳上面。〕

尼考萊 (向警衛) 你聽見了沒有一個紅頭髮人——

警衛 先生，聽見啦。

米哈 啊！現在反正一樣。

列夫深 (向尼考萊) 眼前先別煩他，好不好？

尼考萊 住口！醫生在那兒？——我問你們醫生在那兒？

〔人人開始耳語，無目的地走動着。〕

米哈 別叫啦——疼——讓我歇歇。

列夫深 這就對啦，歇歇，米哈·瓦西里耶維奇。人事呀全是錢的事。毀人的是錢。一個人為錢生下來，

為錢死掉！

尼考萊 警衛！不相干的人們全走開。

警衛 (低聲) 走開，朋友們。這兒沒什麼好看的。

雅哈耳 (平靜地) 醫生在那兒？

尼考萊 米沙！米沙！ (俯向他哥哥，別人隨着他) 我怕——他完啦。

雅哈耳 不會的。他也就是暈了過去。

尼考萊 (慢慢地，平靜地) 不，他死啦。雅哈耳·伊萬諾維奇，你明白後果嗎？

雅哈耳 不過——你許弄錯啦。

尼考萊 不，我沒弄錯。是你把他逼到這條路上的——你！

雅哈耳 (不知所措) 我？

塔傑雅娜 多慘忍——多愚蠢！

尼考萊 (攻擊雅哈耳) 是的，你。

(警官跑入)

警官 經理在那兒？傷嚴重嗎？

列夫深 他死啦。總是催着人朝前趕，衝呀衝的，現在好啦，看看他自己。

尼考萊（向警衛）他臨死以前說，打他的是一個紅頭髮人。

警官 一個紅頭髮人？

尼考萊 是的。你必須立刻採取必要的步驟。

警官（向警衛）馬上就把紅頭髮人全拘在一起！

警衛 是，長官。

警官 一個不許放走。

〔警衛下。克萊奧巴塔進來，跑着。〕

克萊奧巴塔 他在那兒米沙？怎麼暈過去啦？尼考萊·瓦西里耶維奇，他暈過去啦？〔尼考萊拿頭轉

開〕他死啦？嗎？

列夫深 他現在靜下來啦。他拿手槍吓唬大家。可是手槍打了他自己。

尼考萊（怒，低沉）滾出去！〔向警官〕把這傢伙帶走。

〔娜嘉進來。〕

克萊奧巴塔 醫生——醫生怎麼說？

警官（向列夫深，平靜地）走。

列夫深（平靜地）我在走。用不着推。

克萊奧巴塔（平靜地）他們打死他的？

波莉娜（向克萊奧巴塔）親愛的！

克萊奧巴塔（平靜地，然而報復地）走開！是你們幹的——你們！

雅哈耳（失望）我明白——這對你是一種重大的打擊——不過何苦——何苦這樣兒講呢？

波莉娜（含着眼淚）噯，我的親愛的，想想你說的話多傷人！

塔傑雅娜（向波莉娜）你還是離開這兒的好。醫生在那兒？

克萊奧巴塔 是你們軟弱無能拿他殺了的！

尼考萊 靜靜，克萊奧巴塔。雅哈耳·伊萬諾維奇不能夠不承認他的過錯。

雅哈耳（失望）先生們——我什麼也不清楚。你們在說些什麼呀？你們怎麼可以這樣血口噴人？

波莉娜 真可怕！天呀，這樣缺少感情！

克萊奧巴塔 缺少感情？你們放工人跟他作對，你們破壞他對他們的勢力——他們原先一直怕他，

看見他就打哆嗦。現在他們把他殺啦。你們脫不了干係——脫不了他的血染着你們的手！

尼考萊 够啦，够啦。不要嚷嚷。

克萊奧巴塔（向波莉娜）你在哭？對！哭罷！讓他的血打你的眼睛滲出來！

警衛（進來，向警官）長官——

警官 你輕點兒！

警衛 我們拿紅頭髮全圈起來啦。

（將軍從後面走進花園。他把康往他的前面推着，縱聲笑着。

尼考萊 嚇！——嚇！

克萊奧巴塔 誰是那些——兇手？

幕

第  
二  
幕

缺 页



一顆晶明的月亮拿又重又厚的陰影散在花園。桌子上面，零亂無次，丟着麵包，黃瓜，雞蛋，啤酒。蠟燭在燈籠裏頭照着。阿格辣芬娜在洗盤子。雅高秦坐在一張椅子裏面，握着一根手杖，吸着煙。塔傑雅娜，娜嘉和列夫深站在左手。全壓低了聲音說話，好像用力在聽什麼聲響。一般的心情是一種焦切的等待。

列夫深（向娜嘉）親愛的小姐，樣樣兒有人性的東西都中了銅毒。所以你年輕輕的心才感到沉重。人全叫銅錢拴住了，不過你還自由，所以你插不進來。錢在這個地球上叮叮噹噹對每一個人說：愛我，跟愛你自己一樣——這跟你不相干。鳥兒不下種，也沒收穫。

雅高秦（向阿格辣芬娜）葉菲米奇又在開導他的主子們了——這個老傻瓜！阿格辣芬娜有什麼不好？他對他們講真理。一點兒真理不會對主子們有害處的。

娜嘉 葉菲米奇，你日子過得很苦罷？

列夫深 不很苦。我不苦。我沒孩子。我有一個女人——就是說，太太。不過我的孩子全死啦。

娜嘉 塔傑雅娜姨！有人在家裏死了，人人低着聲兒說話，是什麼緣故？

塔傑雅娜 我不知道。

列夫深（微笑）那是因爲，小姐，在死人前頭，我們全有錯兒。人人有錯兒。

娜嘉 也不總是這樣子——叫人殺死。可是不管誰死，人就低着聲兒說話。

列夫深 我的親愛的！全是我們殺死的！有人用子彈，有人用字句。我們不是這樣，就是那樣，殺死每一個人。我們想不到，也沒看見，就拿人打太陽地趕到土裏頭——不過，等我們臨了兒，拿人丟進陰曹地府，我們開始明白自己有點兒不是了。我們開始爲死人難過，覺得慚愧，心裏怕了上來。因爲，你知道，我們自己照樣兒在被人趕着；我們自己也是朝着墳墓奔。

娜嘉 是的，這種想法兒真可怕。

列夫深 別就難過。今天可怕，明天也就忘掉了。人又開始你推我，我推你，有一個人倒下去了，人人安靜一分鐘，顯得不舒服。然後，他們嘆口氣，沒多久，就又樣兒開始了。樣兒都是這樣子，愚昧無知！不過小姐，你不覺得有罪。死人不跟爲你難。你可以當着死人大聲講話。

塔傑雅娜 我們怎麼樣才可以換一個樣子過活？你知道嗎？

列夫深（神祕地）我們先得毀掉錢。我們先得拿牠埋掉。沒了錢，何必擠來擠去？何必做仇敵？

塔傑雅娜 這就——够啦？

列夫深 開頭兒能這樣子，也就够啦。

塔傑雅娜 娜嘉，花園走走，高興嗎？

娜嘉（思維地）好罷。

〔兩個人到往花園深處。列夫深走向桌子那邊。將軍、康和波勞吉在帳篷入口出現。

雅高秦 葉菲米奇，你拿種子撒在石頭地，你這個老傻瓜！

列夫深 爲什麼？

雅高秦 想開導她們呀白搭。倒像她們能懂。工人可以懂，上人呀，就沒治。

列夫深 她是一個可愛的姑娘。格賴考夫講她給我聽來的。

阿格辣芬娜 你還要茶嗎？

列夫深 要。

〔靜默。於是聽到將軍洪亮的聲音；娜嘉和塔傑雅娜的白衣服在樹木中間閃爍。

將軍 要不你拿一根繩子，橫在路上——就像這樣子——別叫人看見。有人走過來了，忽然一下子就——撲通！

波勞吉 將軍，看一個人跌跤，頂開心啦。

雅高秦 你聽見啦？

列夫深 我聽見啦。

康 我們今兒不好這麼做，房子裏頭躺着一個死人。死人當前，您不好開玩笑的。  
將軍 別教訓我！你死的時候，我跳舞。

〔塔傑雅娜和娜嘉走到桌子跟前。

列夫深 這叫返老還童。

阿格辣芬娜 (走向屋子) 他還就愛跟人開玩笑！

塔傑雅娜 (在桌子旁邊坐下) 告訴我，葉菲米奇！你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列夫深 (率直地) 我不是。我和提冒菲——全是織工。我們是也就是——織工。

塔傑雅娜 你們認識社會主義者嗎？有沒有聽人講起過？

列夫深 聽見過。——我們不認識。可是我們聽人講起來的。

塔傑雅娜 你們認識辦公室的辛曹夫嗎？

列夫深 當然，認識。辦公室的，我們全認識。

塔傑雅娜 你從來跟他談過話嗎？

雅高秦 (不安地) 有什麼好談的？他在上頭幹活兒。我們在底下。我們來到辦公室，他告訴我們經

理要他說的話，就是這個。我們的交情到此爲止。

娜嘉 斐非米奇，你們像是怕我們。用不着怕。我們怪關心的——

列夫深 我們做什麼害怕？我們沒幹下什麼錯事兒。他們叫我們來維持治安，我們就來了。那邊兒人全瘋啦。他們賭咒要燒掉工廠燒個淨光——除掉一堆灰，什麼也不留下。可我們不贊成這樣兒胡鬧。我們不該放火燒掉東西。何必燒掉？全是我們自己蓋出來的，我們的父和我們的祖——可是一下子——就全燒掉！

塔傑雅娜 我希望你們別以爲我們問你們話有什麼惡意。

雅高秦 要惡意做什麼？我們不希望傷害任何人。

列夫深 我們的想法兒是這樣兒的：是人蓋來的就神聖。你得實貴人力，不該拿東西燒掉。不過，他們愛玩兒火。而且他們在發瘋。不錯，死人待我們刻薄。不過，爲死人嘔氣，太沒意思。他拿他的手槍亂指着——吓唬我們。

娜嘉 我姨父是不是好些？

雅高秦 雅哈耳·伊萬諾維奇？

娜嘉 是的。他——和氣嗎？還是——也待你們惡毒？

列夫深 我們不這麼講。

雅高秦 (悻悻然) 單就我們來說，他們全一樣。嚴厲也罷，和氣也罷。

列夫深 (柔和地) 嚴厲是主子，和氣也是主子。癢呀要生就生，不挑人的。

雅高秦 (膩煩) 當然啦，雅哈耳·伊萬諾維奇是個好心人——

娜嘉 你的意思是他比史老羅包陶夫好些？

雅高秦 (輕柔地) 經理已經不算活人啦。

列夫深 小姐，你姨父是一個好人。可惜——這不會讓我們過好日子。

塔傑雅娜 (激憤地) 走，娜嘉。你就看不出他們不要瞭解我們嗎？

娜嘉 (輕柔地) 是的——

(兩個人默然走出。列夫深看着她們出去，然後瞥了一眼雅高秦；他們全微笑着。)

雅高秦 她們一死兒纏住你不放，是不是？

列夫深 你沒聽見她們非常關心。

雅高秦 她們也許以為我們可以洩漏點兒祕密出來。

列夫深 小姐是一個好女孩子。可惜是她關。

雅高秦 我們頂好告訴馬提外。尼考萊耶維奇——這位太太試着盤問我們來的。

列夫深 應當告訴我們也要告訴格賴考夫。

雅高秦 事情怎樣啦？他們應當接受我們的要求——

列夫深 他們接受。過後兒再把我們擠到牆跟頭。

雅高秦 連腸子也給我們擠出來。

列夫深 可不。

雅高秦 哼，能好好兒睏一覺就好啦。

列夫深 等會兒。將軍來啦。

〔將軍進來。波勞吉在他旁邊必恭必敬地走齋，後面跟着康。波勞吉忽然揪住將軍的胳膊。〕

將軍 什麼事？

波勞吉 地上有一個洞眼。

將軍 噯！桌子上頭成了什麼亂七八糟。你們在這兒吃東西來的？

雅高秦 是呀，老爺——跟小姐一起用的。

將軍 你們是幫我們守衛房子的，哎？

雅高秦 是呀，老爺——我們是在看守。

將軍 你們走這！我拿你們講給總督聽。你們這兒有多少人？

列夫深 兩個人。

將軍 傻瓜！我會數兩個。你們合起來有多少人？

雅高秦 三十個。

將軍 有火器嗎？

列夫深 （向雅高秦） 提冒非，你那管手槍攔在那兒？

雅高秦 這兒是。

將軍 別拿槍口！傻瓜蛋！康，教教這些蠢東西怎麼樣拿槍。（向列夫深） 你有沒有連響兒？

列夫深 沒——有。我沒有。

將軍 暴徒來了，你們要不要放槍？

列夫深 將軍，他們不會來的。他們先前是受了刺激，現在全好啦。

將軍 萬一真來了怎麼辦？

列夫深 他們難受，您明白——因為廠闖啦——有的還有孩子——



將軍 偷？

波勞吉 正是。我求法律保護，可是，本地代表法律的那位督察，對居民的要求就一點兒也沒攔在心

上——

塔傑雅娜 (向波勞吉) 你說話幹麼要用那樣一種愚蠢的語言？

波勞吉 (窘迫) 我對不住。可是我上過三年專科，天天兒都看報紙。

塔傑雅娜 (微笑) 噯，那就勿怪乎啦！

娜嘉 波勞吉，你這人很滑稽。

波勞吉 只要您喜歡，我就開心。一個人應當盡力叫自己識趣。

將軍 你喜歡釣魚嗎？

波勞吉 將軍，我沒試過。

將軍 (聳肩) 好怪的答話！

塔傑雅娜 你沒試過什麼——釣魚還是作愛？

波勞吉 (窘迫) 頭一個。

塔傑雅娜 第二個呢？

波勞吉 我試過第二個。

塔傑雅娜 你結婚啦？

波勞吉 我也就是夢想那種幸福。然而，薪俸只有二十五盧布一個月，我沒膽子做這種決定。

〔尼考萊和克萊奧巴塔匆匆進來。〕

尼考萊（怒）簡直氣人！整個兒一團糟！

克萊奧巴塔 他怎麼可以！他怎麼敢——

將軍 出了什麼事？

克萊奧巴塔（大聲）你姪子是一個活小人！暴徒們的要求，那些殺死我丈夫的兇手們——的要

求，他全答應啦！

娜嘉（輕柔地）也不見得全是兇手。

克萊奧巴塔 他就沒拿死人，拿我，擱在心上！想想看！爲了關廠，那些壞蛋把人弄死，現在還沒入土，就

要開廠！

娜嘉 可是姨父怕他們把東西全燒掉！

克萊奧巴塔 你是個小孩子，沒你說話的份兒。

將軍 你扯到那兒去啦！我問你們放不放槍？

列夫深 那，將軍，我們準備好啦。爲什麼不放？只是，我們不得懂怎麼個放法兒，再說也沒傢活放。這要

是一管來復槍——或者一尊礮——

將軍 康，去教教他們——到河那邊兒去——

康（悻悻然）回稟大人，現在是夜晚。我們一放槍，會驚動人的。全要來看出了什麼岔子。不過，隨您吩咐。我沒什麼。

將軍 明天再教！

列夫深 明天就全安靜啦。工廠也開啦。

將軍 誰開？

列夫深 雅哈耳·伊萬諾維奇。他如今就在跟工人談判。

將軍 媽的！依我呀，要關就永遠關。清早的臭笛子，去牠媽的！

雅高泰 笛子拉得晚點兒，我們先歡迎。

將軍 我呀，把你們統統餓死。看你們還鬧不鬧！

列夫深 我們鬧什麼來的？

將軍 少廢話！你們待在這兒算個嘛？你們應當沿着籬笆走動走動。萬一有人爬過來——開槍！我負責。

列夫深 來，提冒非。拿着手槍。

〔列夫深和雅高秦走出。〕

將軍 （衝着他們嘀咕） 手槍蠢驢！連個槍名兒都叫不上來！

波勞吉 回稟將軍，這些老百姓一向就是又粗又野。不妨拿我的例子來看。我有一塊園子，種了些青

菜，親手培養——

將軍 證明你勤。

波勞吉 我在休息期間工作。

將軍 人人都得工作！

〔塔傑雅娜和姆嘉龍近。〕

塔傑雅娜 （在遠處） 您爲什麼嚷嚷？

將軍 她們把我煩死。（向波勞吉） 怎麼樣？

波勞吉 然而，幾乎每天夜晚，工人搶我勤勞的果實——

尼考萊 還有那年輕小夥子的演說，顯然是在宣傳社會主義！

克萊奧巴塔 有一個書記是他們的頭兒，幫他們出主意。他居然厚着臉皮說，是死人自己找死。

尼考萊 (往手冊裏面寫着什麼) 這傢伙是一個可疑份子。他太精明了，不像一個書記——

塔傑雅娜 你們是在講辛曹夫？

尼考萊 是——的。

克萊奧巴塔 我覺得像有人在唾我的臉。

波勞吉 (向尼考萊) 許我插一句話：每逢看報紙的時候，辛曹夫先生總是批評政治，說到當局，決無好感。

塔傑雅娜 (向尼考萊) 你對這種話也感到興趣？

尼考萊 (挑釁地) 非常感到興趣！——你打算作難我？

塔傑雅娜 我想波勞吉不够格兒在這兒講話。

波勞吉 (惶愧) 請您饒恕——我就走。

(急忙走出)

克萊奧巴塔 他來啦——我不要看見他。我受不了他！

〔急忙由左走出。〕

娜嘉 怎麼的啦？

將軍 我太老啦，我受不了這個暗殺暴動——雅哈耳請我來這兒休養之前，先應當想到這一切才是。

〔雅哈耳進來，樣子激動，然而高興。他看見尼考萊，窘了，站住，整理他的眼鏡。〕

聽我講，我親愛的姪子——你明白你在幹什麼嗎？

雅哈耳 叔父，等一下——尼考萊·瓦西里耶維奇——

尼考萊 是——是——

雅哈耳 工人們激動的不得了——我怕他們搗毀全廠，答應了他們的要求。還有關於狄奇考夫的要求。我有一個條件：交出罪犯，他們已經開始在搜尋他了。

尼考萊（乾澀地）他們大可不必操心。不用他們幫忙，我們找到兇手。

雅哈耳 我覺得頂好還是讓他們自己尋找——這樣好些——我們同意明天用過午飯開工——

尼考萊 誰是我們？

雅哈耳 我——

尼考萊 啊哈！謝謝你的通知。不過，我覺得，家兄死後，他的權利就過給我和他太太，假如我沒弄錯的話，你應該和我們商量一下，先別你一個人就做決定。

雅哈耳 可是，我請你來的！辛曹夫來請你，你拒絕來。

尼考萊 你必須承認，家兄去世的一天，我沒有心情考慮事務。

雅哈耳 不過，你去工廠來的。

尼考萊 是的，我去來的。聽聽講演，算得了什麼？

雅哈耳 可是你明白不明白？令兄好像打了一通頒兵的電報到城裏頭。回電到了，說是兵士在明天

上午以前開到——

將軍 啊哈！兵士那好多啦！兵一到，就沒得搗亂啦！

尼考萊 一個非常聰明的步驟——

雅哈耳 我不敢說。兵一開到，工人們一定格外緊張——工廠要是不開，上帝知道會出什麼亂子！我

認爲我的幹法兒對。至少可以避免流血的衝突。

尼考萊 我的看法兒不一樣。你不應當順從這些……人，那怕單爲了尊重死者的記憶也應當。

雅哈耳 可是天呀，你就不提一句可能發生更大的悲劇！

尼考萊 跟我不相干。

雅哈耳 當然。不過我怎麼辦？我得跟工人一直活下去！萬一他們流血……！他們會搗毀全廠！

尼考萊 我不相信。

將軍 我也不相信。

雅哈耳 （失望） 那麼，你譴責我的決定？

尼考萊 當然譴責。

雅哈耳 （真誠地） 何苦……何苦這樣對立？我要的也就是一件事——避免太有可能發生的慘劇。我不要流血。難道完成一個充滿和平、有理性的生活方式真就那樣不可能？你帶着怨恨看我，工人們帶着疑心看我——我要的是往對裏做。也就是往對裏做！

將軍 誰知道什麼是對的？這算不得一個字。也就是一堆字母兒罷了。東一個字母兒，西一個字母兒。可是事情還是事情。難道不是這樣子的嗎？

娜嘉 （充滿眼淚） 安靜點兒，爺爺。姨父——別難過。他不明白。嚙，尼考萊·瓦西里耶維奇，你怎麼就會不瞭解你那樣聰明——你爲什麼不相信我姨父？

尼考萊 原諒我，雅哈耳·伊萬諾維奇，我走啦。談論事務，有小孩子參預，我不習慣。



「他走出。」

雅哈耳 看見了沒，娜嘉？——

娜嘉（握住他的手） 沒什麼。最要緊的是讓工人們滿意——他們那麼多人，比我們多許多。

雅哈耳 等等——我有話同你講。我非常不喜歡你，娜嘉，非常不喜歡。

將軍 我也是。

雅哈耳 你同情工人。在你這種歲數，也是自然的，不過，我的親愛的，你不應當失去分寸。可不，今天早

晨你帶那個格賴考夫到桌子跟前。我知道他。他是一個懂事孩子。不過你沒權利爲他跟你姨媽

瞎吵一場。

將軍 對！把分寸給她！

娜嘉 可是您不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

雅哈耳 相信我，我比你知道的多。我們的人民又粗，又沒教。養給他們一個手指頭，他們要一條胳膊。

塔傑雅娜（平靜地） 像一個要淹死的人抓一根草。

雅哈耳 他們像走獸一樣貪，不好寵他們，要麼也就是教育。正是這個。你仔細想明白了。

將軍 現在，我說話。鬼知道你怎麼樣對我，你這個小狐狸！我得叫你記住，你想跟我攤平呀，打現在起，

還得四十年。我答應你跟我像一個平輩講話呀，有得日子磨哪。明白了沒有？

康（在樹木中間）有。

將軍 那兒是那個——他叫什麼來的？——那個軟木鑽子？

康 什麼軟木鑽子？

將軍 那——他叫什麼名子滑溜溜的那個瘦傢伙——

康 噯，波勞吉？我不知道。

將軍（走向帳篷）找他來！

〔雅哈耳來回走動，低着頭，拿手絹揩着他的眼鏡。娜嘉坐在椅子上，用心在思索。塔傑雅娜站着望着他們。〕

塔傑雅娜 誰弄死史克包陶夫的，曉得了嗎？

雅哈耳 他們說，他們不知道，但是要把他找出來。他們當然知道。（向四外瞥了一眼，放低他的聲音）

他們早就商量好了。是一種陰謀。說實話，他逼得他們這樣子。他對他們怎麼樣，他就沒攔在心上。愛好權力在他成爲一種病了。所以他們——當然可怕，可怕到了最簡單的程度——就是拿他殺死。眼睛看着你，爽爽亮亮，坦坦白白，好像他們就沒覺得他們犯罪來的。真簡單得吓的死人！

塔傑雅娜 聽說史克包陶夫要開槍，可是有人從他手裏搶去那管連響兒——

雅哈耳 不相干。是他們殺死人——不是他。

娜嘉 (向雅哈耳) 您幹嘛不坐下來？

雅哈耳 他爲什麼要叫兵來？他們一下子就打聽出來了。本來也是瞞不住人的，加快送了他的命。當

然，我得開廠，不然的話，我跟他們的關係有得壞哪。眼前對付他們，你得表示分外關切，尊重——

誰知道這是一個什麼了局？到了這種關口，一個感覺銳敏的人應當到老百姓裏頭交交朋友才

是—— (看見列夫深在後面走動) 來人是誰？

列夫深 是我們——巡邏。

雅哈耳 好，葉菲米奇，你們殺死了人，所以現在你們溫柔，和順啦，哎？

列夫深 雅哈耳·伊萬諾維奇，我們一向就——和順。

雅哈耳 (申斥地) 噯，是的。和和順順地把人殺死，哎？倒說，列夫深，你在傳播什麼道理，什麼新原則，

說我們用不着錢，用不着東家，什麼什麼的。就列奧·託爾斯泰——來說，這還可以原諒——就是

● 列奧·託爾斯泰(一八二八年——一九一零年)戰爭與和平的作者，是一位貴族，大地主，

提倡解放農奴，以身作則，對當時影響很大。

說可以諒解——不過，我的朋友，你頂好還是別傳播了罷。說那種話對你沒好處。

〔塔傑雅娜和娜嘉向右手走出。那邊傳來辛曹夫和雅考夫的聲音。雅高秦從樹木中間探出身子。〕

列夫深（安詳地）什麼話呀？我在活，我在想，所以說說我想到的東西。

雅哈耳 東家不是野獸。這你先得清楚。你知道，我作人並不惡毒，我一向就有心幫你們的忙。我要往對裏做。

列夫深（嘆一口氣）難道有人要拿自己往錯裏搞？

雅哈耳 可是你們就不明白我要為你們往對裏做？

列夫深 我們明白，當然——

雅哈耳（打量列夫深）不，你聽錯啦。你不明白，你們這些人真也怪氣——有時候你們像野獸，有時候像小孩子。

〔他走出。列夫深從後面望着他，靠住他的手杖。〕

雅高秦（過來）他又給了你一回教訓？

列夫深 一個中國人。一個真正中國人。他打算說什麼？除掉自己，他就什麼人也瞭解不來。

雅高秦 他講他要往對裏做。

列夫深 是呀。

雅高秦 我們走罷。他們到這兒來啦。

〔他們退到後面。塔傑雅娜，娜嘉，雅考夫，辛曹夫從右手進來。〕

娜嘉 我們走上走下，轉來轉去，跟在夢裏一樣。

塔傑雅娜 馬提外·尼考萊耶維奇，你要吃點兒東西嗎？

辛曹夫 給我點兒茶喝就好。我今天講話講得太多，喉嚨都疼啦。

娜嘉 你就什麼也不怕。

辛曹夫 〔坐在桌邊〕 我什麼也不怕。

娜嘉 我可真怕。忽然一下子，亂做一團，現在我就搞不清什麼人對，什麼人錯。

辛曹夫 〔微笑〕 就會不亂的。你只要不怕想就成。無所懼地想下去，想到頭。天下沒什麼可怕的事。

塔傑雅娜 你相信事情平定下來了嗎？

辛曹夫 我相信。工人們打仗很少贏過，就是小勝他們也大為滿意。

娜嘉 你喜歡他們嗎？

辛曹夫 話不那麼講。我跟他們在一起待過一個長久時期，我知道他們，認識他們的力量。我相信他們的智慧。

塔傑雅娜 相信未來也屬於他們，是嗎？

辛曹夫 也相信。

娜嘉 未來——我就想像不出是個什麼樣子。

塔傑雅娜（微笑）狡猾着哪，你們那些普羅先生！娜嘉跟我試着同他們談話，就甭想他們開口。

娜嘉 的確不怎麼好。老頭子說起話來，就像我們兩個人全是什麼——壞人好細呀什麼的。可是還

有一個人，格賴考夫——他看人就兩樣兒啦。老頭子只是微笑，好像可憐我們，好像我們有病。

塔傑雅娜 雅考夫，酒別喝得太多。看着你可不怎麼開心。

雅考夫 我有什麼好幹的？

辛曹夫 真就沒事好幹？

雅考夫 我對事情和業務感到一種厭惡，一種克服不了的厭惡。你明白，我屬第三類——

辛曹夫 什麼？

雅考夫 第三類。人可以分成三類：有人工作一輩子，有人會攢錢，第三類人不要賺麵包吃，因為那沒

意義，也不能斂錢，因為那愚蠢——可不，總像不大對似的。我就是——第三類人。所有懶人，遊民，和尚，乞丐和其他現世的食客都屬這類人。

娜嘉 姨父，聽您說話呀，真真無聊。您一點兒也不像那種人。您也就是良善——心慈。

雅考夫 換句話說，全無用處。我在學校的時候就這麼覺得啦。人打小時候起就分成三類。

塔傑雅娜 雅考夫，娜嘉說你無聊，一點兒不錯。

雅考夫 我同意。馬提外·尼考萊耶維奇，人生有一張臉，你看有嗎？

辛曹夫 可能有。

雅考夫 有的。這張臉永遠年輕。還是不很久以前，人生無所謂地望着我，可是現在嚴厲地看着我，直

問：「你是誰？你到那兒去？」

〔有什麼東西讓他害怕，想微笑，但是身打顫，不從命，臉扭成一付可憐的苦相。〕

塔傑雅娜 噯，雅考夫，別說下去啦——檢查官來啦——我不喜歡你當着他講這類話。

雅考夫 好罷。

娜嘉（輕柔地）人人巴着什麼事情發生。人人又怕。爲什麼他們禁止我和工人們來往？真蠢。

〔尼考萊進來。〕

尼考萊 我好要一杯茶喝？

塔傑雅娜 當然。

〔靜了幾分鐘。尼考萊站着，攪動他的茶。〕

娜嘉 我很想知道爲什麼工人們不相信我姨父，總之——

尼考萊 （悻悻然） 他們僅僅相信那些對他們演說的人們，說些什麼：『全世界的工人們，團結起來！』他們相信這個！

娜嘉 （聳聳肩，平靜地） 我一聽見這些話——這種向世界各地發出的呼聲——我覺得像我們這種人全成了多餘——

尼考萊 （漸漸激動） 當然！每一個有文化的人必然這樣感覺。不久，我相信，就要聽見另一種呼聲：『全世界有文化的人民，團結起來！』該是嚷嚷的時候了。野蠻人眼看就要把幾千年的文化果實踩在腳底下。他們來了，一肚子的貪婪！

雅考夫 他們拿靈魂放在他們的肚子裏頭，空肚子裏頭。這張畫兒呀，叫你溜哈拉子。

〔給自己倒啤酒喝。〕

尼考萊 暴徒們來了，一肚子的貪婪，擠做一團，只有一個欲望——拚命往飽裏搥！



塔傑雅娜（思索地）暴徒——什麼地方都有暴徒——戲園子裏面——教堂裏面——

尼考萊 這些人帶得了什麼來？什麼也沒，也就是毀滅。而且，你們記住，毀滅在這兒，在我們中間，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可怕。

塔傑雅娜 我一聽見他們把工人說做前進的人民，我就覺得奇怪。我對他們的瞭解完全不是這樣子。

尼考萊 可是你，辛曹夫先生，你當然，不同意我們的看法兒嘍？

辛曹夫（安詳地）不同意。

娜嘉 您記得，塔妮雅姨姨，老頭子怎麼樣說起錢來的嗎？簡單的不得了。

尼考萊 辛曹夫先生，你爲什麼不同意？

辛曹夫 因爲我的想法兒不一樣。

尼考萊 一個十分有理的回答。不過，你也許可以把你的觀點講給我們聽聽？

辛曹夫 不，我無所謂。

尼考萊 真是失望之至。我唯一的安慰，是希望我們下次相遇你的態度已經改變過來。雅考夫·伊

萬諾維奇，假如你不介意，我請你陪我回去。我的神經真要粉碎啦。

雅考夫（好不容易才站起來） 奉陪——奉陪。

〔兩個人走出。〕

塔傑雅娜 這位檢查官頂頂惹人反感。爲了跟他同意呀，我總得費大了心思。

娜嘉（站起） 那你爲什麼要跟他同意？

辛曹夫（笑） 是呀，塔傑雅娜·潘夫勞芙娜，你爲什麼？

塔傑雅娜 因爲我跟他感覺一樣——

辛曹夫（向塔傑雅娜） 你跟他一樣想，可是感覺呀，不一樣。你想瞭解，他就沒這個心思——他用不着瞭解。

塔傑雅娜 我想他很殘忍罷。

〔娜嘉走出。〕

辛曹夫 是的，很殘忍。他在城裏經手政治案件，待犯人壞透了。

塔傑雅娜 倒說，他方才在他的手冊裏面記下點兒你什麼事。

辛曹夫（帶着微笑） 還用說。他跟波勞吉談話來的。總之，他找對了人——塔傑雅娜·潘夫勞芙

娜，我想請你幫我個忙。

塔傑雅娜 我高興我可以効勞。

辛曹夫 謝謝你。憲兵大概是叫來啦——

塔傑雅娜 來啦。

辛曹夫 這就是說，他們要挨家挨戶搜查——你能幫我藏點兒東西嗎？

塔傑雅娜 你以為他們要搜你的住宅？

辛曹夫 一定搜。

塔傑雅娜 他們會捉你？

辛曹夫 我想不至於。做什麼？因為我演說來的不過雅哈耳·伊萬諾維奇知道，我說那些話是號召

工人們維持治安——

塔傑雅娜 你過去沒留下什麼把柄？

辛曹夫 沒——你肯幫我這個忙嗎？我本來不想麻煩你，不過我一想，可以收藏這些東西的那些人

明天家裏也要挨搜的。

〔心平氣靜地笑着。〕

塔傑雅娜 (窘迫) 我說話應當坦白——我在這家的地位不許我把我住的屋子看做我自己的。

辛曹夫 換句話說，你不能够嘍，那就——

塔傑雅娜 千萬別生我的氣。

辛曹夫 當然不。你的拒絕是可以理解的——

塔傑雅娜 不過等等，我同娜嘉談談看。

〔她走出。辛曹夫看着她的後影，用手指敲着桌子。小心謹慎的步子傳了過來。〕

辛曹夫 (輕柔地) 誰在那邊？

〔格賴考夫進來。〕

格賴考夫 是我。就你一個人？

辛曹夫 是的。不過四圍有人走動。工廠那邊兒怎麼樣？

格賴考夫 (乾笑一聲) 你知道，他們同意尋找那開槍的人。現在他們正在調查。有的嚷嚷：「社會

主義者殺死他！」總之，人人都在想臭法子救自己的皮。

辛曹夫 你知道——是誰？

格賴考夫 阿基莫夫。

辛曹夫 當真！——我說什麼也想不到是他。那樣兒一個有見識的好人——

格賴考夫 他是一個急性子。他想自首——他有太太，他們眼看又要添一個——我才同列夫深說起他，當然嘍，講了些無聊的話——說，我們應當想法子找個不及阿基莫夫重要的人頂替。

辛曹夫 怪人一個！可是也真够討厭的！（停了停）聽我講，格賴考夫，你得把東西統統埋到地底

下——沒別的地方掩藏。

格賴考夫 我找到一個地方。電報生答應把東西拿走。馬提外·尼考萊耶維奇，你頂好離開這兒。

辛曹夫 不，我那兒也不去。

格賴考夫 他們會捉你的。

辛曹夫 有什麼關係？我要是一離開，工人們的印象可就壞啦。

格賴考夫 這也是真的。不過這對你可太壞啦。

辛曹夫 瞎扯。我覺得難受的倒是阿基莫夫。

格賴考夫 是呀，我們想不出法子幫他忙。他打算自首。你充老板產業的守衛，實在滑稽。

辛曹夫（微笑）這叫身不由己。我猜我那些人手都睡了罷？

格賴考夫 沒，他們聚在一起考慮怎麼辦。夜晚真好。

辛曹夫 我要不是等人來，我倒想跟你一道兒走。他們說不定也要捉你的。

格賴考夫 那樣一來，我們的官司吃在一起啦。我走啦。

〔走出。〕

辛曹夫 再見。

〔塔傑雅娜進來。〕

塔傑雅娜·潘夫勞芙娜，你甯麻煩啦。事情安排好啦。再見。

塔傑雅娜 我真是對不起你。

辛曹夫 晚安。

〔他走出。塔傑雅娜平平靜靜地走上走下，眼睛盯着她的鞋尖。雅考夫進來。〕

雅考夫 你怎麼還不上牀？

塔傑雅娜 我不想。我在想着離開這兒。

雅考夫 嗯——嗯。至於我，就沒地方好去。我已經走過所有的大陸和島嶼。

塔傑雅娜 這兒陰慘慘的。樣樣兒東西都在動搖，搖得我的腦髓都昏啦。我必須撒謊，偏偏我就不喜

歡撒謊。

雅考夫 嗜。你偏偏就不喜歡撒謊。我不走運。真不走運。

塔傑雅娜（自言自語）可是前不久——我撒說來的。自然，娜嘉會答應藏起那些東西的。不過，我

沒權利把她操到那條路上——

雅考夫 你在說什麼？

塔傑雅娜 我？沒事。可也真怪。前不久，人生還是清楚的，我知道我需要什麼——

雅考夫（平靜地）唉，有才分的醉鬼，好看的閑人，和其他快活職業的人員，不再引人注意了。只要

我們站在人生的騷亂之外，人家就覺得我們好玩兒。但是如今騷亂越來越戲劇化。有人已經在嚷嚷：『喂，你們，做丑兒的，做戲的，滾開戲臺子！』不過塔妮雅，戲臺子是你的省分。

塔傑雅娜（不安地）我的省分？我原先以為自己站在戲臺子上頭，站得牢牢的，可以上得高高的。

（用力地，痛苦地）如今我覺得窘，不快活，當着這些拿靜靜的冷眼看着我的人們，眼睛似乎在說：『我們全知道。又老又膩煩。』我感覺軟弱，在他們前頭被解除了武器——我抓不住他們，激不起他們的情緒。我要害怕得發抖，快活得發抖，我要說出來的字有火，有熱情，有恨——刀一樣鋒利，火把一樣明晃晃的字——我要在他們前頭吐出字來，泉水一樣往外湧。激動我的觀眾，嚷嚷，逃走——可是就沒那種字。我巴不~~能~~止住他們，再拿美麗的字眼兒丟給他們，花一般，充滿了希望，愛情和喜悅！他們哭，我也哭。我會哭出非常可愛的眼淚來！他們會衝我喝采！把我淹到花裏

頭，舉在他們的手上。我足有一時拿我的力量把他們吸住，這一時一定就是生命。全部生命集中在那一時！可是就沒那種有生命的字。

雅考夫 我們知道的也就是在一時生活。

塔傑雅娜 人生最好的東西也就是在一時出現。我多希望看見不同的人——更多的回應！一種不同的生活——不那樣空虛！在生活裏面，對每一個人，藝術永遠成爲一種必需。這樣一來，我在人生裏面會有一個位置——

〔雅考夫凝望着黑暗，眼睛大大的。〕

你爲什麼喝酒喝得那麼多？你把自己害啦。你本來是一個美男子。

雅考夫 忘了罷。

塔傑雅娜 你明白這在我是怎樣痛苦嗎？

雅考夫（恐怖地）不管我怎麼樣醉，我全明白。這正是我的不幸。我的腦筋一直活動下去，魔鬼一般堅持下去。永遠這樣。永遠我看見一張寬大的髒臉，眼睛大大的，一直在問我：『怎麼樣？』就是這句話，『怎麼樣？』

〔波莉娜跑進來。〕



波莉娜 塔妮雅！請過來，塔妮雅。是克萊奧巴塔——她瘋啦！她侮辱所有的人——也許你能够讓她安靜安靜。

塔傑雅娜（苦惱地）別拿你們的吵鬧攪我。快點兒，把彼此吞掉，別往別人腳底下亂跑。

波莉娜（驚退）塔妮雅！你怎麼啦？你說什麼？

塔傑雅娜 你們需要什麼？你們要怎麼着？

波莉娜 看看她呀。她到這兒來啦。

雅哈耳（在臺外）放安靜，我求求你。

克萊奧巴塔（在臺外）當着我，應當放安靜的是你！

波莉娜 她要到這兒鬧來啦，四圍全是工人——真可怕！塔妮雅，我求求你——

〔雅哈耳進來，克萊奧巴塔緊緊跟在後面。

雅哈耳 聽我講——我怕我要瘋啦。

克萊奧巴塔 你別想逃得開我。我要叫你聽聽——你討好工人，因為你需要他們的尊敬。你拿一條

人命丟拋給他們，像丟一塊肉給狗。你們是人道主義者，拿別人犧牲，流別人的血。

雅哈耳 她瞎扯些什麼呀？

雅考夫 (向塔傑雅娜) 你還是走開的好。

(他走掉。)

波莉娜 我的好太太，我們是上流人，不能夠允許有你那樣兒名聲的一位婦人衝我們嚷嚷——

雅哈耳 (驚) 波莉娜，放安靜，千萬放安靜！

克萊奧巴塔 什麼讓你們以為自己是上流人的？因為你們嘯咕政治？因為人民痛苦因為進步和人道主義？是不是這個緣故？

塔傑雅娜 克萊奧巴塔·彼特羅芙娜！夠啦！

克萊奧巴塔 我沒跟你說話。你不屬這兒。不關你的事——我丈夫是一個忠厚人——正直，坦白。他

比你們更懂老百姓。他也沒像你們到處窮嘯咕。可是你們出賣了他，害死了他，因為萬分愚蠢！

塔傑雅娜 (向波莉娜和雅哈耳) 走罷，二位。

克萊奧巴塔 我走！我厭惡你們——個個兒厭惡！

(她走出。)

雅哈耳 這個瘋女人！

波莉娜 (含着眼淚) 我們拿東西全扔了，走掉——這樣兒侮辱人——

雅哈耳 她在犯什麼神經？——她要是愛她丈夫，跟他要好，倒也罷了——可是她一年換兩回情人——她現在倒也到處嚷嚷！

波莉娜 我們一定賣掉工廠！

雅哈耳 （苦惱地） 瞎扯——賣掉！這不像話。我們必須再想一過——好好兒再想一過。方才我正

在跟尼考萊·瓦西里耶維奇商量，這個女人就衝進來，打斷了我們的談話。

波莉娜 他恨我們——尼考萊·瓦西里耶維奇。他才惡毒。

雅哈耳 （鎮靜下來） 他就是生氣吃驚。不過，他是一個聰明人，他沒有理由恨我們。米哈一死，實際的利害關係反而拿他跟我們拴在一起了。

波莉娜 我怕他，我不相信他。他會騙你的。

雅哈耳 噯，波莉娜，沒得話。他的判斷力很好——可不，很好。事實上是，就我和工人的關係來說，我的確站在一個成爲問題的地位。我必須承認這個。當天晚晌，我跟他們談話的時候——噯，波莉娜，這些人敵意才深！

波莉娜 我老早就對你講來的。可不，他們是仇敵，永遠是。

〔塔傑雅娜走出，靜靜地笑着，波莉娜看着她的後影，故意提高聲音講下去。〕

人人是我們的仇敵。人人妬忌我們，所以全跟我們作對。

雅哈耳（快步走着）是的。你這話也有一部分道理，當然。尼考萊·瓦西里耶維奇講，這不是階級

之間的鬥爭，而是種族之間的鬥爭：黑和白——當然，這話有點兒勉強。未免過甚其辭——可是你要是不想一下我們是那有文化的人民，創造下來科學、藝術，等等——平等，生理學上的平等，哼——好罷。不過，先得讓他們變成人，有了文化——然後，我們再談平等。

波莉娜（注意地）這在你是一種新想法兒——

雅哈耳 這還只是個大概，需要仔細想過。重要的事是我們必須學着瞭解自己。

波莉娜（握住他的胳膊）我的親愛的，你呀心腸太軟。你的麻煩都是打這上頭來的。

雅哈耳 我們知道的太少，所以常常受驚。譬方說，辛曹夫罷。他先讓我一驚，叫我喜歡他——這樣一個簡單的人，想點兒麼的，邏輯非常清楚。結果，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就是他的簡單和邏輯的來由。

波莉娜 是的，他招人注意。那樣兒一張不愉快的臉！不過，你需要休息。我們回去好罷？

雅哈耳（跟着她）還有一個工人，格賴考夫。一付盛氣凌人的樣子。尼考萊·瓦西里耶維奇跟我正在回想他的講演。年紀不到一把，可是說起話來呀，才叫蠻橫——

（他們走出靜默。遠遠傳來歌聲。雅高秦，列夫深和賴雅布曹夫進來。賴雅布曹夫是一個年輕小伙子，有一張大好人的圓臉，和一種頭往後揚的習慣。三個工人在樹底下停住。

列夫深（平靜地，秘密地）為了一個共同原因，派派燒克。

賴雅布曹夫 我知道——

列夫深 為了一個共同原因，一種人性的要求。目前，兄弟，每一個偉大的靈魂都得付出高價。人在提

高他們的心靈。他們在聽，讀，想。誰能夠進一步瞭解，誰就價值更高——

雅高秦 派燒克，這是真的。

賴雅布曹夫 我知道。做什麼罷，我幹。

列夫深 你千萬別因為好玩兒才做。你先得瞭解。你年輕，這件事等於徒刑。

賴雅布曹夫 好。我可以逃的。

雅高秦 也許到不了。派燒克，你還年紀太輕。不會判徒刑的。

列夫深 我們就算徒刑好。越往壞裏想，越好。假如一個人願意吃大苦頭子，那他就算行。噯。

賴雅布曹夫 我行。

雅高秦 不急。再想想看——

賴雅布曹夫 還有什麼好想的？我們殺死一個人，總得有人抵命才是——

列夫深 對。得有人抵命。一個人不承當，許多人就要吃苦。他們要叫我們最好的人去承當，派燒克，他們在工作上比你需要，派燒克。

賴雅布曹夫 我沒什麼話講。我也許年紀小，不過我明白。我們得牢牢連在一起——像條鏈子。

列夫深 （嘆一口氣）對。

雅高秦 （微笑）我們連起手，圍住他們，往前衝，就是這個！

賴雅布曹夫 好啦。我的主意定啦。我是一個單身漢，所以該我去承當。可惜的是，這樣搞就爲了一堆爛肉，不值得——

列夫深 是爲你的同志，不是爲了那堆爛肉。

賴雅布曹夫 我的意思是說，他那個人太可惡——太可恨。

列夫深 他就死在可恨上。好人壽終。不礙別人的事。

賴雅布曹夫 好，沒別的話啦？

雅高秦 沒啦，派燒克，那麼，明天早晌你出面？

賴雅布曹夫 幹麼遲到明天？

列夫深 不必，還是遲到明天的好。夜晚跟母親一樣，幫人出主意。

賴雅布曹夫 隨你——我現在好走啦。

列夫深 上帝和你在一起！

雅高秦 去罷，兄弟。要堅強——

〔賴雅布曹夫不慌不忙走掉。雅高秦旋轉他的手杖，看着。列夫深望着天空。〕

列夫深 （平靜地）提冒菲，現下有成堆的好人在往大裏長。

雅高秦 好天氣，好收成。

列夫深 假如這樣下去的話，我們也許會跳出這個爛泥坑的。

雅高秦 （憂鬱地）對這孩子可太壞了。

列夫深 （平靜地）是呀，太壞！我心疼他。就這樣兒……下了監牢。還是爲了糟糕的事。唯一的安慰

是——他這樣做爲了他的同志們。

雅高秦 是——是的。

列夫深 我們頂好別談這個。吡吡！安德賴幹麼要扳槍機？殺人有什麼用？一點兒用處也沒有。你殺一

條狗，主子再買一條——也就了啦。

雅高秦 (憂鬱地) 我們有多少人就這樣兒被犧牲啦!

列夫深 走, 看守! 我們得去保衛主子的財產! (他們正往外走) 囉, 主——

雅高秦 什麼事?

列夫深 日子難熬! 我們能夠少點兒把死結兒打開才好!

幕



第  
三  
幕

缺

页

巴耳寨家裏一間大廳。牆有四個窗戶和一扇門，通到門廳。穿過玻璃窗，可以望見兵士，靈兵和一羣工人，包含耶道夫和格賴考夫在內。房間顯出沒人住過的樣子；傢具稀少，又舊又不成對；牆紙脫落。一張大桌子貼住右牆。左右牆全有一付寬大的雙連門。

康在移動椅子，生着氣，擺在桌子四圍。阿格辣芬娜在掃地板。

阿格辣芬娜 你犯不上跟我生氣！

康 我不是生氣。他們全叫鬼抓了去我也不在乎——謝謝上天，我就死快啦——我的心已經不靈啦。

阿格辣芬娜 我們全要死的，沒什麼好誇口的。

康 我受够啦——什麼我也厭惡。活到六、五歲，你就抵不住他們那些子離離啦。就像核桃，牙沒啦，咬不動——想想看，把這些人全圈在外頭，在雨裏頭淋着！

〔從左邊進來包包耶道夫和尼考萊。〕

包包耶道夫 (愉快地) 這兒就是法庭好得很！我想，你以檢查官的身份出席？

尼考萊 不錯。康，喊班長來。

包包耶道夫 我們這樣進行我們的任務中間是——他叫什麼名子？

尼考萊 辛曹夫。

包包耶道夫 辛曹夫——挺動人。圍着他的是世上的工人，哎心呀碰上這個準熟和我們的主人是  
一個非常可愛的人，非常可愛。我先還不這樣想。我知道他弟媳婦兒，在渥羅涅日演過戲。演得真  
不賴歹。

〔克瓦奇從門廊進來。〕

怎麼樣，克瓦奇？

克瓦奇 隊長，我們統統搜過啦。

包包耶道夫 好。找到什麼？

克瓦奇 什麼也沒找到。回稟隊長，警察局督察急急忙忙的，不大盡職。

包包耶道夫 不足為奇。警察向例如此。被捉的人的房間找到什麼東西沒有？

克瓦奇 找到的，在列夫深房間，神像後頭。

包包耶道夫 東西全放到我的房間。

克瓦奇 是，隊長。那個新打騎兵隊來的年輕憲兵，隊長——

包包耶道夫 他怎麼啦

克瓦奇 也不盡職。

包包耶道夫 好，你瞧着辦。去罷。

〔克瓦奇離開。〕

克瓦奇是個幹手兒。貌不驚人，像有點兒蠢，可是鼻子尖，活似一條獵狗。

尼考萊 我勸你特別注意一下那個書記，包格丹·帶尼叟維奇——

包包耶道夫 嚶，一定。我們有他受的。

尼考萊 我不是說辛曹夫，我是在說波勞吉。我覺得他可能對我們有用。

包包耶道夫 嚶，我們方才同他談話的那傢伙活當然，我們不妨提攜提攜他。

〔尼考萊走向桌子，細心整理文件。從右邊進來克萊奧巴塔。〕

克萊奧巴塔 (在門口) 隊長，你要不要茶喝？

包包耶道夫 謝謝。不麻煩的話，我要這地方挺美。一個可愛的地方——想不到我認識魯高渥伊夫

人。她常到在渥羅涅日演戲，不是嗎？

克萊奧巴塔 是罷——搜查的結果找到什麼了沒有？

包包耶道夫（漂亮地）找到。沒找不到的。放心。你明白，我們總會找到東西的。那怕沒東西，我們也找得出。

克萊奧巴塔 先夫不拿那些傳單擱在心上。他一來就說，文字成不了革命。

包包耶道夫 哼。這當然不就怎麼對。

克萊奧巴塔 他認為傳單是傻瓜發給白癡的祕密命令。

包包耶道夫（笑）很聰明——可也不怎麼對。

克萊奧巴塔 現在你看，他們不散傳單了，進一步採取行動。

包包耶道夫 你可以放心，他們一定受到嚴厲的處分——非常嚴厲。

克萊奧巴塔 這我就心安啦。你一來，我就覺得心寬。

包包耶道夫 鼓舞，人民是我們的責任。

克萊奧巴塔 健全滿意的人目下簡直難得看到。所以看到這樣兒一個人，我就沒法子形容我的愉快。

包包耶道夫 噯，我們的憲兵全是上選的人才。

克萊奧巴塔 我們到飯廳去。

包包耶道夫（隨着她）奉陪！你也許可以告訴我，魯高渥伊夫人這一季在什麼地方演戲？  
克萊奧巴塔 我不知道。

〔他們走出塔傑雅娜和娜嘉從門廊來。

娜嘉（激動地）你有沒有注意到列夫深老頭子看我們的那個樣子？  
塔傑雅娜 注意到的。

娜嘉 我不知道——這種作法兒真可怕——也真可恥！尼考萊·瓦西里耶維奇，你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做？幹麼非捉這些人不可？

尼考萊（乾澀地）捉他們的理由多得很。我請你們別走門廊，那些傢伙——  
娜嘉 噯，我們也不高興走！

塔傑雅娜（看着尼考萊）辛曹夫也在逮捕之中，是不是？

尼考萊 辛曹夫先生也在逮捕之中。

娜嘉（在屋裏走來走去）十七個人！他們的女人站在大門外頭哭——兵把她們推來推去，衝她們笑。告訴那些兵舉止至少也該放斯文。

尼考萊 那不是我的事。兵受史特賴撒陶夫連長指揮。

娜嘉 我去問他。

〔她從右門走出。塔傑雅娜走向桌子，微笑着。〕

塔傑雅娜 聽我講，法律的墳地，將軍這樣稱呼你——

尼考萊 我不覺得將軍有什麼了不起的才情。他的玩笑話我決不重複。

塔傑雅娜 可不，我搞錯啦。法律的棺材——他這樣叫你。你不喜歡聽？

尼考萊 我現在沒心情跟人開玩笑。

塔傑雅娜 你是說你這人非常嚴肅？

尼考萊 我不妨提醒你一聲——家兄昨天才讓人殺死。

塔傑雅娜 那管你什麼事？

尼考萊 對不住，可是——

塔傑雅娜 （微笑）別假招子啦。你並不爲你哥哥難受——你從來不爲任何人難受——好比說，

我就是這樣子。死亡——這就是，暴死，對人有一種壞影響。不過我相信你，你就沒有一分一秒爲

你哥哥真心地，人性地難受——你沒這個。

尼考萊 （勉強地）有趣。你說這話爲了什麼？



塔傑雅娜 你沒注意到你和我精神上有些地方相同沒有？真可惜。我是一個女演員——一個冷血動物，只有一個欲望——把戲演好了。你也是鐵石心腸，只想把戲演好了。告訴我真話，你真就想做檢查官？

尼考萊（平靜地）我不要你再講下去。

塔傑雅娜（停了停，然後笑着）我就沒辦外交的才分。我跟你談話有一個目標——我希望愉快，可愛——可是我一看見你，就拿話侮辱你。你一來就讓我挖苦你——不管你是走着，歇着，說話，或者靜靜地批判別人。我本來想求你——

尼考萊（乾笑一聲）我猜得出來。

塔傑雅娜 也許罷。不過，我想，是不是有點兒太遲啦？

尼考萊 不管什麼時候，你都求晚啦。辛曹夫先生的嫌疑太重。

塔傑雅娜 你告訴我這個有一種快感，對不對？

尼考萊 我不否認。

塔傑雅娜（嘆息）這正表示我們彼此非常相像。我這人是極其小氣，惡毒。告訴我——辛曹夫完全捏在你的手心——我是說，單在你一個人手心？

尼考萊 當然。

塔傑雅娜 假如我請你放他，怎麼樣？

尼考萊 沒用。

塔傑雅娜 甚至於我非常懇切地求你？

尼考萊 沒什麼兩樣兒——你真邪行！

塔傑雅娜 真的爲什麼？

尼考萊 你是一個美婦人，不用說，見解奇特。你是一個人物。你有無數的機會讓你得到舒適奢華的生活——偏偏你倒注意這個無足輕重的人。古怪是一種病。任何一位有教養的人都爲你的行爲生氣——沒一個景慕婦女，珍重美麗的男子能够饒恕你這個。

塔傑雅娜 (好奇地看着他) 你就這樣兒把我判決啦！——唉！還有辛曹夫？

尼考萊 這位先生今天晚晌進監牢。

塔傑雅娜 決定啦？

尼考萊 是的。

塔傑雅娜 難道爲一位女子也不讓步？我不相信！我要是死七搥裂地求你，你會放辛曹夫的。

尼考萊（驚促） 試試死七捌裂地——你就試試看。

塔傑雅娜 我做不來——我不懂怎麼樣做——不過，告訴我眞話——一輩子你就說一回眞話，不見得就那樣難——你會不會放他？

尼考萊（稍緩） 我不知道——

塔傑雅娜 我知道！（稍緩，嘆氣） 我們倆全够腐爛的！——

尼考萊 不過，就是女人也有些地方不可饒恕。

塔傑雅娜（信口說來） 噯，什麼地方就是我們兩個人——沒人聽得見。我有權利告訴你跟我自己，我們倆都——

尼考萊 請——我不要再聽你講下去——

塔傑雅娜（堅持地，安詳地） 事實是，你把你的原則看得比一個女人的親吻低。

尼考萊 我已經告訴你啦，我不要聽你講下去。

塔傑雅娜（安詳地） 那麼走呀。我相信我沒拉着你。

〔尼考萊連忙走掉。塔傑雅娜拿圍巾包住自己，站在屋子中心，望着門廊。娜嘉和連長從右邊進來。〕

連長 士兵決不侮辱一位婦女，我拿我的名譽擔保。對於兵士，婦女是神聖的——

娜嘉 你去看好啦。

連長 不可能。只有在軍隊裏頭，尊敬婦女的態度保留下來。

（他們穿出左門。波莉娜，雅哈耳和雅考夫進來。）

雅哈耳 你看，雅考夫——

波莉娜 可是別的還有什麼辦法？

雅哈耳 我們必須面對現實，環境的需要——

塔傑雅娜 你們在談什麼？

雅考夫 他們在衝我唱輓歌——

波莉娜 真是太也沒感情啦！人人責備我們，就是雅考夫·伊萬諾維奇，一向那樣溫和，——好像兵

來是我們的錯！根本也沒人去請憲兵。他們向來是不請自到。

雅哈耳 逮捕人犯也責備我們——

雅考夫 我沒責備你。

雅哈耳 話不多，可是我覺得出來——

雅考夫（向塔傑雅娜）我在坐着，雅哈耳走過來對我講，『怎麼樣，兄弟？』我就說，『糟，哥哥。』我就說了這麼一句話。

雅哈耳 可是你就不明白，在俄羅斯，宣傳社會主義的方式，到了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嗎？根本就不可發生！

波莉娜 人人應當關心政治，可是社會主義要政治幹嘛？雅哈耳這樣講，他對。

雅考夫（悻悻然）老列夫深算那類社會主義者呀！活兒幹過了梢，累啦，他也就是說糊話罷了。

雅哈耳 他們全說糊話。

波莉娜 先生們，你們必須同情同情。我們苦透啦！

雅哈耳 你以為拿我的房子變成法庭我不在意？都是尼考萊·瓦西里耶維奇的主意，可是出了那件慘事以後，你就沒法子跟他理論。

〔克萊奧巴塔急忙進來。〕

克萊奧巴塔 你們聽見了沒有，兇手找到啦——他們這就帶他到這兒來。

雅考夫（啣嚙）噫，爲了上天的緣故——

塔傑雅娜 是誰？

克萊奧巴塔 一個年輕小伙子——這下子我喜歡啦——也許這不大人道，不過我喜歡也是真的。他是一個年輕小伙子，我要他每天挨打，一直挨到受審那一天——尼考萊·瓦西里耶維奇那兒去啦？你們沒看見他？

〔她走向左邊的門，正好遇見將軍。〕

將軍 （悻悻然） 這下子你們好囉，站了一堆，全像雨打的母雞。

雅哈耳 叔父，很不愉快——

將軍 憲兵嗎？是呀，那位隊長是個小膽子貨。我想開他玩笑——他們在不在這兒過夜？

波莉娜 我想不罷——他們做什麼在這兒過夜？

將軍 真可惜。他要是留在這兒的話，等他上牀的時候，拿桶冷水澆在他身上。在我那一團，我就這樣兒對付那些小膽兒新兵。光赤條條一個人，滴達着水，直跳直叫，沒比這好玩兒的啦。

克萊奧巴塔 （站在門道） 老天爺曉得你幹麼說這種怪話，將軍。隊長做人莊重，精力非常飽滿。他一到這兒，就把壞人圈起來啦。這我先欣賞。

〔她走出。〕

將軍 哼——在她眼睛裏頭，男人一有大髻就莊重。可是人必須知道自已的身份。對了。莊重的祕訣

就是這個。（走向左門）噯，康！

〔下。〕

波莉娜（平靜地）她跑來跑去，真還把自己看做當家子的了。看她那付行徑！粗野，沒有禮貌！

雅哈耳 只要他們快着點兒結束也就好了！我多盼着和平，平靜！

〔娜嘉跑了進來。〕

娜嘉 塔妮雅姨，那位連長蠢透了！我猜他在打他的兵士。他走來走去，喊着，做着可怕的怪臉——姨父，他們應當允許那些被捉的人看看他們的女人——裏頭有五個人有太太，您去對那位憲兵講講——這歸他管。

雅哈耳 你看，娜嘉——

娜嘉 我看呀，您就沒動——去罷。去告訴他——她們在哭——去，我告訴您。

雅哈耳 我怕沒用——

〔他走出。〕

波莉娜 你呀，娜嘉，總幫人添事。

娜嘉 幫人添事的是你們。

波莉娜 我們什麼話——

娜嘉 (激動地) 我們全體——您，我，姨父——是我們給人添事。我們什麼事也不做，可是正因為

我們，來了兵士，憲兵，麻煩都來啦。那些人被捕，女人們哭——全爲了我們！

塔傑雅娜 這兒來，娜嘉。

娜嘉 (走向她) 好，我過來啦——怎麼樣？

塔傑雅娜 坐下，放安靜——你不懂事，也幫不了忙——

娜嘉 你看，你連話也沒得講。我不要安靜。我不要。

波莉娜 你可憐的母親說你的話對，你這孩子難辦。

娜嘉 可不，她對——她工作，賺麵包吃。可是您——您做什麼來的？您吃得誰的麵包？

波莉娜 這孩子又犯勁兒啦！娜結日達，我一定要你換個聲調兒講話。衝長輩亂喊，你怎麼敢？

娜嘉 你們就不是長輩。你們算那類長輩呀——也就是年紀大些罷了。

波莉娜 塔妮雅，都是你的影響，你一定要告訴她，她是一個蠢女孩子——

塔傑雅娜 你聽見了沒有？你是一個蠢女孩子——

(她拍着娜嘉的肩膀。)



娜嘉 你們就沒別的話說啦？什麼也沒！連替自己辯護都不會——真有這種人！你們呀。一無用處，連在您自己家裏也沒用處。

波莉娜 (嚴厲地) 你明白你在說些什麼嗎？

娜嘉 人家全來啦——憲兵，兵士，長着大髯的傻瓜，發命令，喝茶，拍着他們的刀，響着他們的刺馬距，走來走去笑着——捉人，罵人，吓唬人，逼女人們哭——你們呢？你們在這兒有什麼用處？一下子就叫人家搔到牆犄角——

波莉娜 你明白不明白你在胡說霸道？這些人是來保護我們的。

娜嘉 (忿忿地) 噯，姨姨！兵沒法子保護人不蠢！

波莉娜 (怒) 什——什麼？

娜嘉 (伸出她的胳膊) 別生氣。我說的話指人人而言。

[波莉娜急忙走出屋子。]

好呀，她逃開了。她要對姨父抱怨我粗野，不受管教——姨父給我來上一篇大議論，就是蒼蠅聽了也要膩死。

塔傑雅娜 (思維地) 你在這世上怎麼活下去？我想不出！

娜嘉（拿啓膊比了一個大姿勢）不像這樣兒活！說什麼我也不不要這樣兒活！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做

——不過我決不照你那種做法兒做。我方才跟那位官兒穿過門廊，格賴考夫在那兒吸着煙，看着我們，他的眼睛在笑。可是他知道他就要去坐監牢。你看出來了沒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的人們，什麼也不怕。他們永遠快活。我一看見列夫深和格賴考夫就難爲情——我不認識別人，可是這兩個個人——我永遠忘記不了他們。噯，那個有鬚的傻瓜來了——噯——噯——噯！

〔進來包包耶道夫。〕

包包耶道夫 真怕人！你想吓唬誰？

娜嘉 我怕你們——你放女人們見她們的丈夫，成不成？

包包耶道夫 不成，我不放。我是——一個惡人！

娜嘉 自然是噯。你一當憲兵就算完啦。你爲什麼不許女人見見她們的丈夫？

包包耶道夫（有禮貌地）現在不成。隨後，押男人們走的時候，我許她們告別的。

娜嘉 可是爲什麼不成？只要你肯，不就成了嗎？

包包耶道夫 我肯——那就是說，要法律肯。

娜嘉 噯，法律跟這有什麼關係？放她們進來，求你啦。

包包耶道夫 你是什麼意思——法律跟這有什麼關係？難道你也不承認法律好啊，好啊！

娜嘉 別跟我那樣子講話。我不是一個小孩子。

包包耶道夫 我不相信。只有小孩子和革命家才不承認法律。

娜嘉 那，我就是一個革命家。

包包耶道夫 (笑) 噯，那就該我把你丟進監牢——捉了你，關進監牢！

娜嘉 (憂鬱地) 別開玩笑啦。放她們進來。

包包耶道夫 我不能夠。法律！

娜嘉 無聊的法律！

包包耶道夫 (嚴肅地) 哼——千萬別說這話。假如像你講的，你不是一個小孩子，你必須知道，法

律是最高當局造出來的，沒有法律，國家就不可能存在。

娜嘉 (熱烈地) 法律，當局，國家——老天爺！難道不全是為人民才有的？

包包耶道夫 哼——當然。這就是說，第一先為治安。

娜嘉 假如有了牠們只為叫人民哭，也就不值分文。我們用不着你們的當局和你們的國家，假如牠

們叫人民哭的話。國家——多蠢的一個蠢東西！我要牠幹什麼？(走向門) 國家！懂自己也不懂，

瞎吹個什麼？

〔走出。〕

包包耶道夫（有點兇狠，向塔傑雅娜）一位非常古怪小姐。不過，思想裏頭有危險的傾向——她姨父像是一個自由論者。我這話對不對？

塔傑雅娜 你應當比我清楚。我不知道自由論者是什麼意思。

包包耶道夫 你這是什麼意思？人人知道。蔑視當局——就叫自由主義。——不過事實上，魯高渥伊夫人，我在渥羅涅日見過你。真的，我非常欣賞你的演技。簡直好透啦！你也許注意到我——我總坐在副總督旁邊。當時我在區司令部做副官。

塔傑雅娜 我不記得——大概是罷。每一座城都有憲兵，我相信。

包包耶道夫 噯，是這樣子。每一座城，沒例外！讓我告訴你，我們做官的頂懂藝術。或許，商人們也懂。譬如說，我們喜歡的女演員要有慈善演出，我們就捐錢來買禮物——每一本捐冊上你都看得見。憲兵隊官員的名子。這在我們成爲傳統了，好比這麼說。我好不好問你，下一季你打算上那兒演戲？

塔傑雅娜 還沒決定。自然要在一座有真懂藝術的人們的城市嘍。我想，這沒法子避得開罷？

包包耶道夫（聽不出弦外之音） 噯，當然。每一座城都有。說到臨了兒，人是越來越文明。

克瓦奇（在門廊） 隊長，開槍的那個人帶到這兒啦。把他帶到那兒？

包包耶道夫 就是這兒——全帶進來。喊檢查官來。（向塔傑雅娜）原諒我。我得料理一下我的事務，也就是二會兒工夫。

塔傑雅娜 你就要審問他們啦？

包包耶道夫（有禮貌地） 一點點。浮面地——也就是跟他們認識認識。點點名，好比說。

塔傑雅娜 我可以旁聽嗎？

包包耶道夫 哼——照規矩講，政治案件——不可以。不過，這是一個刑事案件，我們又不在辦公室，我想我就答應了你罷——

塔傑雅娜 沒人看得見我——我在那邊看就成。

包包耶道夫 好極！看你演戲的快樂，如今能够稍稍回報一下，我覺得高興。我得去取點兒文件來。  
（他走出。兩個中年工人帶賴雅曹夫進來。康走在一旁，不時瞥一眼賴雅布曹夫。列夫深，雅高

琴，格賴考夫，和另外幾位工人，隨在後面。憲兵們。

賴雅布曹夫（發怒） 你們幹麼捆我的手解開來啊！

列夫深 朋友，打開他的手——何必傷他的感情？

雅高秦 他不會逃的。

第一個工人 那是規矩。法律要我們捆他的手。

賴雅布曹夫 我偏不要捆解開！

第二個工人 (向克瓦奇) 長官，你看怎麼樣？他怪安靜的——我們就搞不清楚怎麼會是他——

克瓦奇 好罷。就解開好啦。

康 (忽然) 你們捉他捉錯了人！——開槍的時候，這小子在河那邊兒——我看見他來的，將軍也

看見他來的！(向賴雅布曹夫) 說呀，傻瓜。告訴他們，開槍的不是你——你怎麼不開口？

賴雅布曹夫 (堅定地) 的確，是我。

列夫深 兵老爺，我想他本人頂清楚——

賴雅布曹夫 是我幹的。

康 (囔囔) 你撒謊！搗亂鬼！

(進來包包耶道夫和尼考萊·史克羅包陶夫。)

出事的時候，你在河上頭劃船，唱歌兒，你能够否認嗎？

賴雅布曹夫（安詳地）是我後來幹的。

包包耶道夫 這傢伙？

克瓦奇 是，隊長。

康 不對，不是他幹的。

包包耶道夫 什麼？克瓦奇，把老頭子拉走。這老頭子那兒來的？

克瓦奇 隊長，他是將軍的跟隨。

尼考萊（仔細打量賴雅布曹夫） 包格丹·帶尼叟維奇，等一下——克瓦奇，由他去。

康 拿開你的手！我自己也是兵。

包包耶道夫 够啦，克瓦奇！

尼考萊（向賴雅布曹夫） 經理是你殺的？

賴雅布曹夫 是我。

尼考萊 爲什麼？

賴雅布曹夫 他待我們可惡。

尼考萊 你叫什麼？

賴雅布曹夫 派外爾·賴雅布曹夫。

尼考萊 好——康，你方才在說什麼？

康（心裏很亂）他沒殺他！出事的時候他在河上頭划船——我可以賭咒。將軍跟我都看見他的

——將軍還講：我們要是能够把船弄翻了，浸他一下子，不挺好玩兒嗎？——這話是他講的。聽見沒有，你這不怕死的你打的什麼主意？

尼考萊 康，你怎麼拿得那麼穩，行兇的時候，他在河上頭

康 打工廠到他待的地方得走好一個鐘頭兒。

賴雅布曹夫 我跑來的。

康 他在搖槳，在唱歌兒。殺了人，你不會唱兒的。

尼考萊（向賴雅布曹夫）你知道，法律嚴厲處罰任何做假證，企圖掩護犯人的人嗎？——你知不知道這個？

賴雅布曹夫 我不在乎。

尼考萊 好罷。這麼看來，是你殺死經理的嗎？

賴雅布曹夫 不錯，是我。



包包耶道夫 活活兒一個野小子——

康 他撒謊！

列夫深 朋友，你是個局外人！

尼考萊 什麼？

列夫深 我說他是個局外人，偏一死兒打岔——

尼考萊 你爲什麼不說自己是個局外人？也許你跟兇殺有牽連？

列夫深 （笑）我有一回拿手杖弄死了一個兔子，足足一個禮拜心裏不好過。

尼考萊 那你就少廢話！（向賴雅布曹夫）你打人的連響兒放在什麼地方？

賴雅布曹夫 我不知道。

尼考萊 什麼個樣兒？形容形容看。

賴雅布曹夫 （困惑地）什麼個樣兒？——尋常的樣兒。

康 （歡然）傢活！他就沒見過連響兒！

尼考萊 多大？（用手表示一尺的長度）這樣大嗎？

賴雅布曹夫 是——不，還要小點兒。

尼考萊（向包包耶道夫）包格丹·帶尼叟維奇，請這邊兒來。（放低他的聲音）這裏頭有鬼把

戲。這孩子得加嚴對付。先放下他，等法官到了再說。

包包耶道夫 不過，何必呢？——他全招啦。

尼考萊（加強印象）你我懷疑這孩子不是真正的兇手，是一個替身，明白了沒有？

〔雅考夫，顯然喝醉了，小心在意地走進靠近塔傑雅娜的那扇門，靜靜地看著。有時候，他的頭軟軟地搭拉下來，好像他在打盹，忽然拿頭往上一揚，一臉的驚懼望着四周。

包包耶道夫（不瞭解）啊——啊——噫——是，是。想想看！

尼考萊 這是一種陰謀。一種共同罪行——

包包耶道夫 壞蛋！

尼考萊 目下先叫班長把他帶開，當心要完全隔絕。我出去一會兒——康，來。將軍在那兒？

康 在挖蟲子——

〔尼考萊和康走出。

包包耶道夫 克瓦奇，把這傢伙帶走，仔細看好了！小心在意！

克瓦奇 是，隊長。來，小傢伙！

列夫深（感情地）再見，派燒克。再見，朋友——

雅高秦（憂鬱地）再見，派燒克——

賴雅布曹夫 再見。——沒什麼——

（他們帶賴雅布曹夫下。）

包包耶道夫（向列夫深）老頭子，你認識他？

列夫深 自然啦。我們在一起工作。

包包耶道夫 你叫什麼名子？

列夫深 葉菲穆·葉菲冒夫，列夫深。

包包耶道夫（向塔傑雅娜，平靜地）注意發展。列夫深，告訴我真話——你是一個懂事的老頭子。

你對長官應當永遠講真話——

列夫深 我何必撒謊？

包包耶道夫（癡視）好。現在在老老實實對我講，你在家裏神像後頭藏了些什麼？記住，真話！

列夫深（安詳地）沒什麼東西。

包包耶道夫 這是真話？

列夫深 是真話。

包包耶道夫 別不要臉啦，列夫深！頭都禿了，頭髮也成了灰的，還像一個小孩子扯謊——當局不單知道你在做什麼，連你想些什麼也知道。列夫深，這不像話。我手裏拿的是些什麼東西？

列夫深 我看不見——我的眼力不好。

包包耶道夫 我告訴你是什麼。是政府禁止的小冊子，號召人民反對他們的沙皇。這些小冊子在你家裏神像後頭找到的——現在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列夫深 （安詳地）沒。

包包耶道夫 你承認牠們是你的？

列夫深 也許是我的——看起來全像一樣。

包包耶道夫 那你，活到這大年紀，爲什麼撒謊？

列夫深 隊長，我告訴你的是真的真話。你問我什麼東西在神像後頭。你是現在問我，我清楚那兒沒什麼東西，因爲老早就讓你們拿掉了。所以我方才講——沒什麼東西。你何必罵我不要臉？我沒

做下什麼不要臉的事。

包包耶道夫 （堵住）這就是你的看法兒！可是我呀，請你少講廢話——我不是一個輕易就受得

了騙的人，誰拿這些小冊子給你的？

列夫深：可你爲什麼要知道這個？我不能够告訴你。那兒來的，我不記得了——你就不必在這上頭操心。

包包耶道夫：什麼？——好罷。很好！阿列克塞·格賴考夫！那一個是格賴考夫？

格賴考夫：是我。

包包耶道夫：從前史冒冷司克的技工散發革命傳單，你也牽涉進去受詢問來的？

格賴考夫：受詢問來的。

包包耶道夫：這樣年輕，這樣有才氣！認識閣下，非常愉快——憲兵，把人犯統統帶到門廊那邊！——

這兒氣悶得幌。維茵巴耶夫，雅考夫好——史維司陶夫，安德賴！——

〔憲兵們把逮捕的人犯帶往門廊。包包耶道夫，手裏拿着名單，隨着他們。〕

雅考夫（柔和地）：我喜歡這些犯人。

塔傑雅娜：我明白，不過，他們爲什麼那樣簡單？——他們爲什麼說起話來那樣簡單，看起來來那樣

簡單？爲什麼？難道他們沒有熱情？沒有英雄氣概？

雅考夫：他們對自己的事業有信心，所以安靜。

塔傑雅娜 他們不是沒有熱情——也不是沒有英雄。不過，你覺不覺得，這兒的人他們個個兒看不  
上眼？

雅考夫 葉菲米奇是眞行——他的眼睛那樣懂事，那樣憂鬱，那樣親切！他好像在說：『這全爲了什  
麼？只要你們走開，拿自由給我們就成！——只要你們不礙我們的事就成！』

〔雅哈耳在門邊往裏窺探。〕

雅哈耳 這些代表法律的先生們簡直是蠢透啦！問了半天還就是那麼回事——尼考萊·瓦西里

耶維奇那付神氣活像一位世界征服者——

雅考夫 雅哈耳，你唯一的反對是在你家裏開庭。

雅哈耳 是呀，他們很可以不必給我這種愉快！——娜嘉簡直是瘋啦——對波莉娜跟我儘說些目

無尊長的話，把克萊奧巴塔叫做野貓，現在她倒在我屋子沙發上頭，滾來滾去直哭——也就是  
天曉得怎麼的啦！——

雅考夫（思索地）我一想到要怎麼的啦，雅哈耳，我就越來越厭惡。

雅哈耳 這我明白。——可是有什麼辦法？你受人攻擊，就得防衛。這所房子就沒一個角落像個家呀

什麼的——好像樣樣兒東西站在牠的頭上，雨又來得個冷，來得個濕——真是趕上了早秋！

〔雅哈耳走出。進來尼考萊和克萊奧巴塔。兩個人都很激動。

尼考萊 我現在相信，他是受了賄賂來幹這個的！

克萊奧巴塔 他們自己想不到這個來的——這兒一定有一位能手兒幫他們出主意。

尼考萊 你懷疑——辛曹夫？

克萊奧巴塔 還有誰啊？包包耶道夫隊長——

包包耶道夫 (從門廊進來) 伺候您啦！

尼考萊 我完全相信那孩子受了賄賂——

〔耳語。

包包耶道夫 (輕柔地) 噯！——

克萊奧巴塔 (向包包耶道夫) 你明白了罷？

包包耶道夫 噯——真想不到！一羣渾蛋！

〔繼續緊張的談話，尼考萊和包包耶道夫走出雙連門。克萊奧巴塔望望四圍，發見塔傑雅娜。

克萊奧巴塔 噯——原來你在這兒！

塔傑雅娜 出了什麼新岔子？

克萊奧巴塔 我想對你沒什麼兩樣兒——你聽人講起辛曹夫了沒有？

塔傑雅娜 聽說啦。

〔雅考夫離開。

克萊奧巴塔 (挑釁地) 是呀，他被逮捕啦。工廠這些莠草總算全叫拔掉啦，我很高興——你呢？

塔傑雅娜 我想對你沒什麼兩樣兒——

克萊奧巴塔 (帶着一種惡意的喜悅) 你同情這位辛曹夫。(她一看塔傑雅娜，臉反而變柔了) 你的樣子真怪……好像你難過來的——爲什麼？

塔傑雅娜 我想由於天氣罷。

克萊奧巴塔 (走向她) 聽我講——這也許蠢，不過——我是一個直性子人——我經見的事情多啦——所以總是一肚子恨。我知道只有一個女人可以做一個女人的朋友。

塔傑雅娜 你有話問我？

克萊奧巴塔 是告訴你，不是問。我喜歡你——你的姿態總是那樣自由，衣服總是那樣合身——也知道怎麼樣對付男人。我妬忌你——說話走路的樣子——不過，有時候我不喜歡你——甚至於恨你。



塔傑雅娜 怪好玩兒的。爲什麼？

克萊奧巴塔 (怪怪地) 你是什麼樣兒人？

塔傑雅娜 這個——

克萊奧巴塔 我搞不清楚你是什麼樣兒人。我喜歡看人看到點兒，知道他們需要什麼。我覺得搞不

清楚自己需要什麼的那些人危險。不好信任他們的。

塔傑雅娜 一片怪話。你要我聽你這個有什麼意思？

克萊奧巴塔 (猛烈地，帶着驚恐) 人應當和好，靠攏在一起，才可以相互信任！你就看不出他們開

始在殺害我們，打搶我們嗎？你就沒看出那些犯人長着一付什麼樣兒的強盜面孔？他們知道他

們需要什麼，一定！他們靠攏在一起，相互信任——我恨他們。我怕他們！可是我們哪，多的是敵意，

什麼也不相信，什麼共同的聯繫也沒有，人人爲自己打算——我們靠着兵士和憲兵——他們

僅僅靠自己——所以他們比我們強壯！

塔傑雅娜 我也有一句魯莽的話很想問你——你同你丈夫在一起快活嗎？

克萊奧巴塔 你爲什麼問這個？

塔傑雅娜 也就是好奇。

克萊奧巴塔（稍緩）不快活。他總是忙着外頭的事——

〔波莉娜進來。〕

波莉娜 你們聽說了沒有？辛曹夫那個書記原來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雅哈耳一向對他公開，甚至於還叫他做助理會計！當然啦，不關重要，可是想想看，人生有多複雜。你天大的仇敵就在你身子一旁，你想到沒想到！

塔傑雅娜 謝謝天，我不是鬧人。

波莉娜 你人一老，你也就不這麼說啦。（向克萊奧巴塔，溫柔地）克萊奧巴塔·彼特羅芙娜，裁縫

要你再試試衣服——他們把黑紗給你送來啦——

克萊奧巴塔 好罷。怎麼的啦——我的心直跳。我就恨生病。

波莉娜 我有藥治你的心病。挺靈。

克萊奧巴塔 謝謝你。

〔她走出。〕

波莉娜（在她後面）我就跟你過來。（向塔傑雅娜）對她必須溫和，一溫和，她就安靜啦。我喜歡你跟她說話兒——總之，我妬忌你，塔妮雅——你永遠有本事採取一種舒服的中立地位。

——我去拿藥給她。

〔波莉娜走出。塔傑雅娜望着外面門廳排齊的囚犯。雅考夫往門裏窺探。〕

雅考夫（逗她）我一直站在這兒偷聽來的。

塔傑雅娜（心不在焉）人家講，偷聽不好的。

雅考夫 總之，偷聽人家說話是不愉快的——反而叫你可憐他們。好，不管怎麼樣，塔妮雅，我走啦。

塔傑雅娜 那兒去？

雅考夫 什麼地方——我還不知道——再見。

塔傑雅娜（感情地）再見——給我寫信。

雅考夫 這地方簡直討厭。

塔傑雅娜 你什麼時候離開？

雅考夫（帶着一種奇怪的微笑）今天——你說不定也要走啦罷？

塔傑雅娜 是的，我也想走。你做什麼微笑？

雅考夫 沒什麼了不起的理由——我們也許永遠見不着啦——

塔傑雅娜 瞎扯！

雅考夫 饒恕我。（塔傑雅娜吻着他的前額。他柔柔地笑着，把她推開）你親我活活兒就像我是死屍。

〔他慢慢走出。塔傑雅娜看着他的後影，打算跟他出去，但是手輕輕揮了一下，止住這種衝動。〕

娜嘉進來，拿着把雨傘。

娜嘉 跟我到花園兒來——請我頭疼——我方才哭了又哭——像一個傻瓜。我要是一個人走，我會又哭的。

塔傑雅娜 孩子，有什麼好哭的？沒什麼好哭的。

娜嘉 樣樣兒事氣人——我簡直搞不出個頭緒來。誰對？姨父說他對——可是我不覺得他對。姨父仁慈嗎？先前我相信他是——現在我不敢說啦。他跟我說話，我好像覺得自己惡毒，愚蠢——可是我一拿他——拿樣樣兒事問一下自己——我就沒一樣兒懂得的！

塔傑雅娜（憂鬱地）你要是儘問自己的話，你就要變成革命家了——我的小寶貝兒，你就要在這混亂之中毀滅掉——

娜嘉 可，我總得變成個什麼，不是嗎？（塔傑雅娜柔柔地笑着）你笑什麼？我當然得變。你不能够活着光眨眼睛，什麼也搞不明白！

塔傑雅娜 我笑，因為今天人人在講這話——全忽然一下子在講這話。

〔她們出去，將軍和連長進來。連長彬彬有禮，給她們讓路。〕

將軍 連長，必須動員。這有兩種目的——（向娜嘉和塔傑雅娜）你們到那兒去？

塔傑雅娜 散步去。

將軍 你要是遇見那個書記——他叫什麼來的？連長，我方才給你介紹的那個人叫什麼來的？

連長 波喀提，將軍。

將軍 （向塔傑雅娜）叫他到我這兒來。我在飯廳，和連長喝茶，加點兒高雅克——哈，哈，哈！（向四

外張望，手掩住他的嘴）謝謝你，連長！你記性真好。非常需要。一位軍官必須記住隊裏每一個人

的名子和面貌。募來的新兵呀，簡直是個狡詐的畜牲——狡詐，懶惰，愚蠢。軍官鑽進他的靈魂，拿

他重新擺佈一下，把畜牲變成成人——一個懂事，知道責任的人——

〔雅哈耳進來，憂心的樣子。〕

雅哈耳 叔父，您看見雅考夫沒有？

將軍 我沒看見——那邊有茶嗎？

雅哈耳 有。

〔將軍和連長走出。康，頭髮亂亂的，生氣的樣子，從門廊進來。〕

康，你看見我兄弟沒有？

康（悻悻地）沒有。從命以後，我再也不做聲啦。就是看見人，我也不講——就是不開口——我這

輩子講够啦——

〔波莉娜進來。〕

波莉娜 種田的又來啦，要求地租延期付。

雅哈耳 他們挑得真是時候！

波莉娜 他們抱怨收成壞，繳納不出。

雅哈耳 他們一向就在抱怨——你在什麼地方碰見雅考夫沒有？

波莉娜 沒有。我對他們怎麼講？

雅哈耳 種田的叫他們到辦公室去——我不想見他們。

波莉娜 可是辦公室就沒人。你也不是不知道，整個兒成了無政府。快是用飯的時候了，可是那位班

長直要茶喝——茶爐打早响起就沒端出飯廳，我們好像活在瘋人院！

雅哈耳 你知不知道，雅考夫忽然下了決心，去了什麼地方？

波莉娜 原諒我說這話，不過，他走開了也好。

雅哈耳 當然，你對。他最近變得性子——挺壞——儘說些沒邊沒際的話。就是方才，他死七捌裂問我，我的連響兒好不好打老鴿。他直拿話氣我，臨了兒拿着連響兒走了——總是醉薰薰的——

〔辛曹夫從門廊進來，克瓦奇和兩個憲兵押着他。波莉娜拿起她的望遠鏡靜靜地望了他一眼，走出。雅哈耳顯得有點兒窘，移移他的眼鏡，閃到一邊。〕

（責備地）辛曹夫先生，真是不幸之至。我非常爲你難過——非常。

辛曹夫 （微笑）我不希望你操心——不值得。

雅哈耳 的確難過！人應當彼此同情——甚至於我信任的一個人不配我的信任，無論如何，看見他遇到不幸，我覺得同情他是我的責任。這是我的看法兒。辛曹夫先生，再見。

辛曹夫 再見。

雅哈耳 你對我有什麼——有什麼怨望嗎？

辛曹夫 絕對沒有。

雅哈耳 （窘迫）那就好。再見。你的薪水會給你送過去的——（離開）簡直受不下去。我的房子變成憲兵司令部啦。

〔辛曹夫忍住不笑出聲來，克瓦奇一直深切地研究他，特別注意他的一雙手。辛曹夫覺出來

了，也眼睛定定地看了他幾分鐘。克瓦奇微笑了。

辛曹夫 怎麼？你這人怎麼的啦？

克瓦奇 （快活地）沒事——一點兒沒事。

〔包包耶道夫進來。〕

包包耶道夫 辛曹夫先生，你這就進城。

克瓦奇 （快活地）隊長，他根本就不是辛曹夫先生，完全是另一個人。

包包耶道夫 怎麼不是往明白講？

克瓦奇 我認識他。他一向在布賴安司克工廠工作，那兒他叫馬克西穆·馬爾考夫——隊長，兩年  
前我們在那兒逮過他——他的左手，大拇指，沒指甲蓋兒——我知道的！他換了一張假身份證，  
一定是打那兒逃出來的。

包包耶道夫 （意外高興）辛曹夫先生，這話當真？

克瓦奇 隊長，全是真的。

包包耶道夫 那麼，你不是辛曹夫——好，好，好！

辛曹夫 不管我是誰，你待我要有禮貌——別忘記這個。



包包耶道夫 嚙！你這人不好對付，一看就看得出來！克瓦奇，你親自送他進城——當心看好！

克瓦奇 是，隊長！

包包耶道夫（快活地）那麼，好嘞，辛曹夫先生，隨你姓什麼，你到城裏走走。（向克瓦奇）一到城

裏，就把你知道他的事全報告上去，馬上調出警察局的檔案——算啦，這我自己去。克瓦奇，等一

下——

〔匆忙走出。

克瓦奇（欣然）我們總算又遇着啦？

辛曹夫（微笑）你開心？

克瓦奇 爲什麼不一個老相識。

辛曹夫（厭惡地）我還以爲你吃夠這碗飯了哪。頭髮都灰白啦，還像條獵狗追人——你不覺得

下流？

克瓦奇（欣然）沒關係，我慣啦——這行子我幹了二十三年啦。可也不就是狗承上司看得起我

——答應賞我聖·安娜勳章。這回他們要給我啦，一定！

辛曹夫 爲了我？

克瓦奇 當然。你打那兒逃出來的？

辛曹夫 到時候你會發見的。

克瓦奇 我們一定發見。你記得布賴安司克工廠有一位先生——黑頭髮，帶眼鏡兒？他是一個教書的，我想——沙維磁基。最近也被捕啦。不過死在牢裏——病很重。總之，你們沒多少啦。

辛曹夫 （思索地）我們多的是——你等着罷。

克瓦奇 嚙！好得很。政治犯越多，我們越好。

辛曹夫 獎賞更多？

（包包耶道夫，將軍，連長，克萊奧巴塔和尼考萊在門道出現。

尼考萊 （看着辛曹夫）我早就覺出來啦。

（他不見了。

將軍 這小子真有他的！

克萊奧巴塔 誰教唆出來的，現在人明白啦。

辛曹夫 （嘲弄地）聽我講，隊長，你就看不出你怎麼個蠢法兒嗎？

包包耶道夫 別——別打算教訓我！

辛曹夫（堅持）是的，我要教訓你！停止這種無聊的展覽！

將軍 聽聽他看！

包包耶道夫（嘆着）克瓦奇帶他出去！

克瓦奇 是，隊長。

〔帶走辛曹夫。〕

將軍 活活兒一條老虎，哎？看他那個吼勁兒，哎？

克萊奧巴塔 我相信毛病全是他發動的。

包包耶道夫 可能——很可能。

連長 把他送到法庭？

包包耶道夫（微笑）我們吞掉他們，不用醬油——就挺好。

將軍 俏皮極啦。像吃牡蠣——（身牀吮嚙一響）哢哢！

〔康進來。〕

包包耶道夫 啊——啊好，將軍，我們這就結束這場遊戲，沒多久磨煩你啦。尼考萊·瓦西里耶維奇，

你在那兒？

〔除掉康全走了。警官從門廊那邊進來。〕

警官（向康）犯人在這兒問口供？

康（悻悻然）我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

警官 桌子——文件——顯然是這兒。（向門廊那邊呼喚）帶他們進來。（向康）死人搞錯啦。他

講一個紅頭髮人打死他的，結果是棕色頭髮。

康（嘀咕）連活人都搞錯啦……

〔入犯又被帶了進來。〕

警官 讓他們在這兒站成一條線。老頭子，你站在末尾。你要不要臉，老鬼？

格賴考夫 幹麼罵人？

列夫深 隨他去，阿列奧沙沒關係。

警官（恐嚇地）住口，傢活！

列夫深 這是他的職業——侮辱別人。

〔尼考萊和包包耶道夫進來坐在桌子後面。將軍坐在椅角的扶手椅裏面。連長站在他後面。克萊奧巴塔和波莉娜站在門道，塔傑雅娜和娜嘉隨後過來和她們站在一起。雅哈耳由她們的肩

上望過去，一臉不愉快的表情。波勞吉也從什麼地方來了，小心翼翼地斜着身子進來，向尼考萊和包包耶道夫鞠躬，在屋子中央停住，手足無措的樣子。將軍拿手招他，波勞吉墊起脚尖，走向將軍，站

在一旁。憲兵帶進賴雅布曹夫。

尼考萊 開始罷。派外爾·賴雅布曹夫——

賴雅布曹夫 怎麼？

包包耶道夫 傻瓜，別說怎麼，說是老爺。

尼考萊 那麼，你堅持是你殺死經理的？

賴雅布曹夫 （厭煩地）我已經對你們講過了——你們還問什麼？

尼考萊 你認識阿列克塞·格賴考夫？

賴雅布曹夫 那一個人是他？

尼考萊 站在你旁邊的那個人。

賴雅布曹夫 他在我們廠裏做工。

尼考萊 那麼，你跟他相識？

賴雅布曹夫 我們全相識。

尼考萊 自然。不過你去過他家，空下來就跟他在一起——換句話講，你跟他很熟，你是他的朋友。  
賴雅布曹夫 我空下來跟誰也在一起，我們全是朋友——

尼考萊 真的？我怕你講的不是真話。波勞吉先生，請你好好兒告訴我們——賴雅布曹夫和格賴考夫之間有什麼關係？

波勞吉 密切友誼的關係——這兒分做兩羣。年輕人的頭目是格賴考夫，眼睛裏頭頂沒上司的一個人。  
個年輕人。年紀大的歸葉菲穆·列天深帶——說話古怪，姿態好似狐狸的一個人。

娜嘉 死鬼！

〔波勞吉瞥了她一眼，然後疑問地望着尼考萊。後者也瞥了一眼娜嘉。〕

尼考萊 好，講下去。

波勞吉 (嘆一口氣) 幫他們聯繫的是辛曹夫先生，跟他們都過得來。這人不大類似頭腦正常的一般人。他讀各式各樣的書，對一切都有他自己的見解。在他房子，正好跟我的房子面對面，有三間屋子——

尼考萊 你不妨刪去枝節。

波勞吉 請您饒恕，不過，真理要求形式完整。他的房子，有各式各樣的客人，裏面就有這兒一位先生

——格賴考夫。

尼考萊 格賴考夫，他這話對嗎？

格賴考夫 別拿話問我，我拒絕回答。

尼考萊 沒用——

娜嘉（高聲）好啊！

克萊奧巴塔 豈有此理！

雅哈爾 娜嘉，我的親愛的——

包包耶道夫 噤——噤！

（門道那邊起來一陣騷亂。

尼考萊 沒關係的人待在這兒，我認爲沒有必要——

將軍 哼，你所謂沒關係的人都是那些人？

包包耶道夫 克瓦奇，去看看外邊吵鬧什麼。

克瓦奇 隊長，有一個人想衝進來。他想砸開門，直罵人，隊長。

尼考萊 他要什麼他是誰？

包包耶道夫 看看去！

〔克瓦奇走出。〕

波勞吉 您願意我講下去，還是停止作證？

娜嘉 骯髒骨！

尼考萊 停止——我得先請沒關係的人離開！

將軍 請問——我該怎麼着？

娜嘉 （使勁兒囁嚅） 你們才是沒關係的人！不是我，是你們那兒都沒你們的份兒——這是我的

家！我有權利要求你們滾出去——

雅哈耳 （向娜嘉，氣死了） 馬上走，聽見了沒有？——馬上！

娜嘉 您真是這個意思？——好罷。這就是說——這兒的確沒我的份兒。我走。不過，我呀先要告訴你們——

波莉娜 攔住她，她會講出可怕的話來的！

尼考萊 （向包包耶道夫） 吩咐憲兵關上門。

娜嘉 你們呀沒良心——沒心肝！你們全卑鄙齷齪——



〔克瓦奇回來。〕

克瓦奇（歎然）隊長，又發見了一個。

包包耶道夫 什麼？

克瓦奇 又有一個兇手露面啦。

〔進來阿基莫夫。一個年輕人，紅頭髮，一把長鬚，不慌不忙走向桌子。〕

尼考萊（不由自己就立了起來）你做什麼？

阿基莫夫 是我殺死經理的。

尼考萊 你？

阿基莫夫 我。

克萊奧巴塔（平靜地）死鬼！——你倒還有良心！——

波莉娜 天呀！這些人真真可怕！

塔傑雅娜（安詳地）這些人臨了兒一定贏！

阿基莫夫（悻悻然）好，是我。你們開心了罷！

〔全覺得窘。尼考萊趕快向包包耶道夫耳語，後者聽他講，露出一種困惑的微笑。犯人們動也〕

不動，靜靜地站着。娜嘉站在門道，看着阿基莫夫，哭了。波莉娜和雅哈耳直在耳語。靜默中聽到塔傑雅娜的平靜的聲音。

塔傑雅娜（向娜嘉）別哭；這些人臨了兒一定贏——

尼考萊 好，賴雅布曹夫先生！你有什麼話講？

賴雅布曹夫（窘迫）我不——我沒。

阿基莫夫 住口，派外爾閉牢你的嘴。

列夫列（歡然）啊，兄弟們！這才算得真人！

尼考萊（用拳頭捶着桌子）肅靜！

阿基莫夫（安詳地）你別嚷嚷。我們沒嚷嚷。

娜嘉（向阿基莫夫，高聲）聽我講，你以為是你把他殺死的？殺死人的是他們，人人讓他們殺死！

——他們貪婪，懼怯，連生命也給殺死啦！——（向全體）你們，你們才是殺人犯！

列夫深（熱烈地）小姐，你對。不是動手的人殺人，殺人的是那造成仇恨的人！——我的親愛的，你

完全對！

（一致騷亂）不過，阿基莫夫，你不該那樣做——

包包耶道夫 肅靜！

娜嘉（向阿基莫夫）你爲什麼那樣做爲什麼？

列夫深 隊長，別囑囑。我比你年紀大。

阿基莫夫（向娜嘉）你沒法兒明白這兒的事的。你還是離開這兒的好。

克萊奧巴塔 那個糟老頭子，看他裝的那付聖人模樣！

包包耶道夫 克瓦奇！

列夫深 好，阿基莫夫，你還等什麼說罷。告訴他們，他拿槍對着你的胸膛，你這才——

包包耶道夫（向尼考萊）這個撒謊的老傢伙！你聽見他在教他嗎？

列夫深 我沒撒謊！

尼考萊 好，賴雅布曹夫，你現在有什麼話講？

賴雅布曹夫 我不——

列夫深 住口！閉住你的嘴。他們鬼得很。他們比我們會扳字眼兒——

尼考萊（向包包耶道夫）把他扔出去！

列夫深 噯，不成，你扔不出去！你扔我們呀！扔不出去！可是別急，總會有人讓扔出去的！我們讓人壓在

黑地裏——什麼權利也沒有——够久的啦。我們現在自己發出了火，你們的恐嚇呀甬想吹得滅。永遠也甬想吹得滅！休想！

幕

## 後記

勞資衝突的好戲不是高爾基頭一個寫。遠在一八九二年，郝普特曼 Hauptmann 根據一八四四年的職工暴動，寫出他的傑作織工，爲自然主義在舞臺上豎起大纛，把饑寒交迫的男女老少成羣擺到觀衆前頭。郝普特曼用在這齣社會悲劇的工力，好像大畫家魯奔斯 Rubens 的炫耀的油色，但是畫的不是王公福晉，而是無衣無食的苦人。他的職責止於呈現他的同情沒有使他跨過客觀的門限。材料的時代先是一個限制。受剝削的氣悶，挨饑餓的痛苦，造成這羣手工業者暴動的事實。他們怒了，搗毀資方富麗的宅邸，當着軍警的刀槍，不顧一切衝了過去，盲目地，無組織地，好像堵在谷底的騾鹿朝外衝，生死根本沒有攔在心上。慘，然而動人。郝普特曼拿大刷子蘸着顏色往畫布上刷。

高爾基在一九零六年寫成仇敵。他拿眼前的時代做他勞資衝突的背景：天是灰的，然而人是亮的，也照亮了灰灰的天。工業在十九世紀末葉已經進展到了大規模企業的階段，工人用不着從家裏抗着貨色去零沽，根本就全家大小住在工廠附近，把時間氣力整個兒賣給資本家使用。但是活在一起，他們不懂團結，而且有了組織。郝普特曼的織工看不見社會主義，但是信奉馬克斯思想的工人，不

僅爲了應付生活有了組織，而且有了信仰。信仰加強組織。他們和摩西一樣，已經清清楚楚看見未來的南迦將要屬於他們。高爾基懂得他們。他們不是一種客觀的存在，而是他所希望的一個理想社會的即將實現的構成份子。他和他們站在一起。

仇敵是一個偉大的預言，而且是一個已經應驗了的預言。大批工人在這齣悲劇的末尾闖進了監牢，而且事實上，一九零五年此起彼仆的繼續不斷的工潮和這正相吻合。但是儘管工潮在沙皇壓制之下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高爾基看出一個鐵打的真相：最後的勝利不久就會到來。不過十一年的短短時距，二月革命起來，十月革命起來，工人翻了身，給自己建立了一個真正的祖國。正如尤饒夫斯基所指：這裏『有兩個世界，調和是不可能的。』兩個中間一定有一個要倒，但是高爾基的明確的藝術的筆墨立刻就讓我們明白：沒落的一定是資產階級，甚至於是地主兼廠主的那些自由主義者（雅哈爾）和活在他們四周的有心無力的知識份子（雅考夫和塔傑雅娜）。列夫辛，這位工人階層中間的世故老，告訴年輕有良心的娜嘉：『先得毀掉錢。』他替高爾基說出了人欺人的世界必須摧毀的理由。錢是私有制度的罪惡的根源，巴爾扎克早已指出金錢是社會構成的兩大條件之一，但是少了一個理想的王國，他沒有指出必須『拿錢埋掉。』蘇聯的建國證實了高爾基在這齣悲劇裏而留下的真理——沙皇怕透了的真理。

官方審查這個劇本，發見不可能像底層那樣刪掉幾個地方就好上演，索興加以全部禁止。

『因為這齣戲尖銳地加強勞資之間的可怖的仇恨，因為工人在這裏成了堅決的鬥士，清醒地奔向他們的目標，剷除資本主義，同時又把資方表現成了窄狹的利己者和工人的仇敵，所以高爾基的仇敵禁止公演。』

最先上演這齣戲的倒是柏林一家劇院。但是今天，蘇聯工人在這裏看到他們的父兄，他們自己，仇敵成了他們最心愛的自己的作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版

高爾基戲劇集 三

仇敵

原著者 高爾基

譯者 李健吾

出版者 上海四川中路  
上海出版公司

迦陵大樓七〇一室

定價 七元五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定價 7.50

---